

資治通鑑

六十三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二十五

蕭子良為督會稽等五郡諸軍事會稽太守初沈攸之欲聚眾

勅編集

齊紀一

起屠維協洽書昭陽大淵獻凡五年

太祖高皇帝



建元元年春正月甲辰以江州刺史蕭嶷為都督荆湘等八州
 諸軍事荆州刺史尚書左僕射王延之為江州刺史安南長史
 蕭子良為督會稽等五郡諸軍事會稽太守初沈攸之欲聚眾
 開民相告士民坐執役者甚眾嶷至鎮一日罷遣三千餘人府
 州儀物務存儉約輕刑薄斂所部大悅 辛亥以竟陵世子頌
 為尚書僕射進號中軍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太傅道成以
 謀 必欲引參佐 由是長江置酒與論魏晉故
 事因曰 包不罕勸晉文列 惟吳方之馮異非知機也 肅曰
 晉文世事魏室必將終北面借使魏依唐虞故事亦當三讓
 彌高道成不悅甲寅以肅為侍中更以王儉為左長史 丙辰
 以給事黃門侍郎蕭長懋為雍州刺史 二月丙子邵陵殤王
 友卒 辛巳魏太皇太后及魏主如代郡溫泉 甲午詔申前
 命命太傅贊拜不名 己亥魏太皇太后及魏主如西宮 三
 月癸卯朔日有食之 甲辰以太傅為相國總百揆封十郡為
 齊公加九錫其驃騎大將軍揚州牧南徐州刺史如故乙巳詔
 齊國官爵禮儀並倣天朝丙午以世子曠領南豫州刺史 楊
 暉長去宣城郡還家齊公遣人殺之凌源令潘智與暉長厚善
 臨川王綽義慶之孫也綽遺腹心陳讚說智曰君先帝舊人身
 是宗室近屬如此形勢豈得人全若招合內外計多有從者臺

城內人常有此心正苦無人建意耳智即以告齊公庚戌誅綽兄弟及其黨與甲寅齊公受策命赦其境內以石頭爲世子官一如東宮褚淵引何曾自魏司徒爲晉丞相故事求爲齊官齊公不許以王儉爲齊尚書右僕射領吏部儉時年二十八夏四月壬申朔進齊公爵爲王增封十郡甲戌武陵王贊卒非疾也丙戌加齊王殊禮進世子爲太子辛卯宋順帝下詔禪位于齊壬辰帝當臨軒不肯出逃于佛蓋之下王敬則勒兵殿庭以板輿入迎帝太后懼自帥閣人索得之敬則啓璧令出引令升車帝收淚謂敬則曰欲見殺乎敬則曰出居別宮耳官先取司馬家亦如此帝泣而彈指曰願後身世世勿復生天王家宮中皆哭帝拍敬則手曰少無過慮當餉輔國十萬錢是日百僚陪位侍中世在直當解纆步爲下知曰有何心事專詔去解

璽綬授齊王肱曰齊王應有侍中乃引枕卧傳詔懼使肱稱疾欲取燕人肱曰我無疾何所道遂朝服步出東掖門仍登車還宅乃以王儉爲侍中解璽綬禮畢帝乘畫輪車出東掖門就東邸問今日何不奏鼓吹左右莫有應者右光祿大夫王琨華之從父弟也在晉世已爲郎中至是攀車獺尾慟哭曰人以壽爲歡老臣以壽爲戚旣不能先驅螻蟻乃復頻見此事嗚咽不自勝百官兩位司空兼太保褚淵等奉璽綬帥百官詣齊宮勸進王辭讓未受淵從弟前成安太守炤謂淵子賁曰司空今日何在賁曰奉璽綬在齊大司馬門炤曰不知汝家司空將家物與一家亦復何謂甲午王即皇帝位于南郊還宮大赦改元奉宋順帝爲汝陰王優崇之禮皆倣宋初築宮丹楊置兵守衛之宋神主遷汝陰廟諸王皆降爲公自非宣力齊室餘皆除國獨

置南康華容萍鄉三國以奉劉穆之王弘何無忌之後除國者
凡百二十人二臺官僚依任攝職名號不同負限盈長者別更
詳議以褚淵為司徒賓客賀者滿座褚焯歎曰彥回少立名行
何意披猖至此門戶不幸乃復有今日之拜使彥回作中書郎
而死不當為一名士邪名德不昌乃復有期頤之壽淵固辭不
拜奉朝請河東裴顛上表數帝過惡掛冠徑去帝怒殺之太子
贖請殺謝朓帝曰殺之遂成其名正應容之度外耳父之因事
廢于家帝問為政於前撫軍行參軍沛國劉瓛對曰政在孝經
凡宋氏所以亡陛下所以得者皆是也陛下若戒前車之失加
之以寬厚雖危可安若循其覆轍雖安必危矣帝歎曰儒者之
言可寶萬世 丙申魏主如崑山 丁酉以太子詹事張緒為
中書令齊國左衛將軍陳頌達為中護軍右衛將軍李安民為
中領軍緒岱之兄子也 戊戌以荊州刺史嶽為尚書令驃騎
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楊州刺史南兖州刺史映為荊州刺史
帝命羣臣各言得失淮南宣城二郡太守劉善明請除宋氏
大明泰始以來諸苛政細制以崇簡易又以為交州險遠宋末
政苛遂至怨叛今大化創始宜懷以恩德且彼土所出唯有珠
寶實非聖朝所須之急討伐之事謂宜且停給事黃門郎清河
崔祖思亦上言以為人不學則不知道此悖逆禍亂所由生也
今無負之官空受祿力彫耗民財宜開文武二學課臺府州國
限外之人各從所樂依方習業若有廢惰者遣還故郡經藝優
殊者待以不次又今陛下雖躬履節儉而群下猶安習侈靡宜
褒進朝士之約素清脩者貶退其驕奢荒淫者則風俗可移矣
宋元嘉之世凡事皆責成郡縣世祖徵求急速以郡縣遲緩始

遣臺使督之自是使者所在旁午競作威福營私納賂公私勞擾會稽太守聞喜公子良上表極陳其弊以爲臺有求須但明下詔敕爲之期會則人思自竭若有稽違自依糾坐之科今雖臺使盈湊會取正屬所辦徒相疑憤反更淹懈宜悉停臺使負外散騎郎劉思効上言宋自大明以來漸見雕弊徵賦有加而天府充貧小民嗷嗷殆無生意而貴族富室以侈麗相高乃至山澤之民不敢采食其水草陛下宜一新王度革正其失上皆加褒賞或以表付外使有司詳擇所宜奏行之己亥詔二宮諸王悉不得營立屯邸封略山湖 魏主還平城 魏秦州刺史尉洛侯雍州刺史宜都王目辰長安鎮將陳提等皆坐貪殘不法洛侯目辰伏誅提徙邊又詔以候官千數重罪受賂不列輕罪吹毛發舉宜悉罷之更置謹直者數百人使防邏街術執誼

關者而已自是吏民始得安業 自秦始以來內外多虞將帥各募部曲屯聚建康李安民上表以爲自非淮北常備外餘軍悉皆輸遣若親近宜立隨身者聽限人數上從之五月辛亥詔斷衆募王子上賞佐命之功褚淵王儉等進爵增戶各有差處士何點謂人曰我作齊書已竟贊去淵既世族儉亦國華不賴舅氏遑卹國家點尚之之孫也淵母宋始安公主繼母吳郡公主又尚巴西公主儉母武康公主又尚陽羨公主故點云然已未或走馬過汝陰王之門衛士恐有爲亂者奔入殺王而以疾聞上不罪而賞之辛酉殺宋宗室陰安公燮等無少長皆死前豫州刺史劉澄之遵考之子也與褚淵善淵爲之固請曰澄之兄弟不武且於劉宗又疎故遵考之族獨得免 丙寅追尊皇考曰宣皇帝皇妣陳氏曰孝皇后 丁卯封皇子鈞爲衡陽

王 上謂兗州刺史垣崇祖曰吾新得天下索虜必以納劉祖
為辭侵犯邊鄙壽陽當虜之衝非卿無以制此虜也乃徙崇祖
為豫州刺史 六月丙子誅游擊將軍姚道和以其貳於沈攸
之也 甲子立王太子曠為皇太子皇子疑為豫章王映為臨
川王晃為長沙王暉為武陵王暕為安成王鏞為鄱陽王鑠為
桂陽王鑑為廣陵王皇孫長懋為南郡王 乙酉葬宋順帝于
遂寧陵 帝以建康居民舛雜多姦盜欲立符伍以相檢括右
僕射王儉諫曰京師之地四方輻湊必也持符於事既煩理成
不曠謝安所謂不爾何以為京師也乃止 初交州刺史李長
仁卒從弟叔獻代領州事以號令未行遣使求刺史於宋宋以
南海太守沈煥為交州刺史以叔獻為煥寧遠司馬武平新昌
二郡太守叔獻既得朝命人情服從遂發兵守險不納煥煥停

通鑑一百三十五

鬱林病卒秋七月丁未詔曰交趾比景獨隔書朝斯乃前運方
季因迷遂往宜曲赦交州即以叔獻為刺史撫安南土 魏葭
蘆鎮主楊廣香請降丙辰以廣香為沙州刺史 八月乙亥魏
主如方山丁丑還宮 上聞魏將入寇九月乙巳復以豫章王
疑為荆湘二州刺史都督如故以臨川王映為揚州刺史 丙
午以司空褚淵領尚書令 壬子魏以侍中司徒東陽王丕為
太尉侍中尚書右僕射陳建為司徒侍中尚書代人苟頹為司
空 己未魏安樂厲王長樂謀反賜死 庚申魏龐西官王源
賀卒 冬十月己巳朔魏大赦 癸未汝陰太妃王氏卒謚曰
宋恭皇后 初晉壽民李烏奴與白水氏楊成等寇梁州梁州
刺史范柏年說降烏奴擊成等破之及沈攸之事起柏年遣兵
出魏興聲云入援實候望形勢事平朝廷遣王玄邈代之詔柏

年與烏奴俱下烏奴勸栢年不受代栢年計未決玄邈已至栢年乃留烏奴於漢中還至魏興盤栢不進左衛率豫章胡諧之嘗就栢年求馬栢年曰馬非狗也安能應無已之求待使者甚薄使者還語諧之曰栢年云胡諧之何物狗所求無厭諧之恨之諧於上曰栢年恃險聚衆欲專據一州上使雍州刺史南郡王長懋誘栢年啓爲府長史栢年至襄陽上欲不問諧之曰見虎格得而縱上山乎甲午賜栢年死李烏奴叛入氐依楊文弘引兵千餘人寇梁州陷白馬戎王玄邈使人詐降誘烏奴烏奴輕兵襲州城玄邈伏兵邀擊大破之烏奴挺身復走入氐初玄邈爲青州刺史上在淮陰爲宋太宗所疑欲北附魏遣書結玄邈玄邈長史清河房叔安曰將軍居方州之重無故舉忠孝而奔之三齊之士寧蹈東海而死耳不敢隨將軍也玄邈乃不

答上書及罷州還至淮陰嚴軍直過至建康啓太宗稱上有異志及上爲驃騎引爲司馬玄邈甚懼而上待之如初及破烏奴上曰玄邈果不負吾意過也叔安爲寧蜀太守上嘗其忠正欲用爲梁州會病卒十一月辛亥立皇太子妃裴氏 癸丑魏

遣假梁郡王嘉督二將出淮陰隴西公琛督二將出廣陵河東公薛虎子督三將出壽陽奉丹楊王劉昶入寇許昶以克復舊業世胙江南稱藩于魏蠻酋柯誕請爲前驅以誕爲南征西道大都督義陽民謝天蓋自稱司州刺史欲以州附魏魏樂陵鎮將韋珍引兵渡淮應接豫章王巖遣中兵參軍蕭惠朗將二千入助司州刺史蕭景先討天蓋韋珍略七千餘戶而去景先上之從子也南兖州刺史王敬則聞魏將濟淮委鎮還建康士民驚散旣而魏貢不至上以其功臣不問上之輔宋也遣驍騎將

軍王洪範使柔然約與共攻魏洪範自蜀出吐谷渾歷西域乃得達至是柔然十餘萬騎寇魏至塞上而還 是歲魏詔中書監高允議定律令允雖篤老而志識不衰詔以允家貧養薄令樂部絲竹十人五日一詣允以娛其志朝晡給膳朔望致牛酒月給衣服綿絹入見則備几杖問以政治 契丹莫賀弗勿干帥部落萬餘口入附于魏居白狼水東

二年春正月戊戌朔大赦 以司空褚淵為司徒尚書右僕射王儉為左僕射淵不受 辛丑上祀南郊 魏隴西公琛等攻拔馬頭戍殺太守劉從乙卯詔內外纂嚴發兵拒魏徼南郡王長懋為中軍將軍鎮石頭 魏廣川莊王略卒 魏師攻鍾離徐州刺史崔文仲擊破之文仲遣軍主崔孝伯渡淮攻魏荏眉戍主龍得侯等殺之文仲祖思之族人也羣蠻依阻山谷連帶

通鑑二百三十一

七

七

荆湘雍郢司五州之境聞魏師入寇官盡發民丁南襄城蠻秦遠乘虛寇潼陽殺縣令司州蠻引魏兵寇平昌平昌戍主苟元賓擊破之北上黃蠻文勉德寇汶陽汶陽太守戴元賓奔城奔江陵豫章主嶷遣中兵參軍劉伍緒將千人討之至當陽勉德請降秦遠遁去魏將薛道標引兵趣壽陽上使齊郡太守劉懷慰作寇軍將軍薛淵書以招道標魏人聞之召道標還使梁郡王嘉代之懷慰乘民之子也二月丁卯朔嘉與劉昶寇壽陽將戰昶四向拜將士流涕縱橫曰願同勳力以雪讎恥魏步騎號二十萬豫州刺史垣崇祖集文武議之欲治外城堰肥水以自固皆曰昔佛狸入寇南平王士卒完盛數倍於今猶以郭大難守退保內城且自有肥水未嘗堰也恐勞而無益崇祖曰若弃外城虜必據之外修樓櫓內築長圍則坐成擒矣守郭築堰是吾不

諫之策也乃於城西北堰肥水堰北築小城周為深塹使數千人守之曰虜見城小以為一舉可取必悉力攻之以謀破堰吾縱水衝之皆為流尸矣魏人果蟻附攻小城崇祖著白沙帽肩輿上城晡時決堰下水魏攻城之衆漂墜塹中入馬溺死以千數魏師退走 謝天蓋部曲殺天蓋以降 宋自孝建以來政綱弛紊簿籍訛謬上詔黃門郎會稽虞玩之等更加檢定曰黃籍民之大紀國之治端自頃巧偽日甚何以釐革玩之上表以為元嘉中故光祿大夫傅隆年出七十猶手自書籍躬加隱校今欲求治取正必在勤明令長愚謂宜以元嘉二十七年籍為正更立明科一聽首悔迷而不返依制必戮若有虛昧州縣同科上從之 上以羣蠻數為叛亂分荆益置巴州以鎮之壬申以三巴校尉明慧昭為巴州刺史領巴東太守是時齊之境內

通鑑二百三十五

有州二十三郡三百九十縣千四百八十五 乙酉崔文仲遣軍主陳靖拔魏竹邑殺戍主白仲都崔叔延破魏睢陵殺淮陽太守梁惡 三月丁酉朔以侍中西昌侯鸞為郢州刺史鸞帝兄始安貞王道生之子也早孤為帝所養恩過諸子 魏劉昶以雨水方降表請還師魏人許之丙午遣車騎大將軍馮熙將兵迎之 夏四月辛巳魏主如白登山五月丙申朔如火山壬寅還平城 自晉以來建康宮之外城唯設竹籬而有六門會有發白虎樽者言白門三重關竹籬穿不完上感其言命改立都牆 李烏奴數乘閒出寇梁州豫章王嶷遣中兵參軍王圖南將益州兵從劔閣掩擊之梁南秦二州刺史崔慧景發梁州兵屯白馬與圖南覆背擊烏奴大破之烏奴走保武興慧景相思之族人也 秋七月辛亥魏主如火山 戊午皇太子穆妃裴

氏卒詔南郡王長懋移鎮西州 角城戍主舉城降魏秋八月
丁酉魏遣徐州刺史梁郡王嘉迎之又遣平南將軍郎大檀等
三將出朐城將軍白吐頭等二將出海西將軍元泰等二將出
連口將軍封延等三將出角城鎮南將軍賀羅出下蔡同入寇
甲辰魏主如方山戊申遊武州山石窟寺庚戌還平城 崔
慧景遣長史裴叔保攻李烏奴於武興為氏王揚文弘所敗
九月甲午朔日有食之 丙午柔然遣使來聘 汝南太守常
元真龍驤將軍胡青苟降於魏 閏月辛巳遣領軍李安民循
行清泗諸戎以備魏 魏梁郡王嘉帥衆十萬圍朐山朐山戍
主玄元度嬰城固守青冀二州刺史范陽盧紹之遣子奐將兵
助之庚寅元度大破魏師臺遣軍主崔靈建等將萬餘人自淮
入海夜至各舉兩炬魏師望見遁去 冬十月王儉固請解選
職許之加儉侍中以太子詹事何戢領選上以戢資重欲加常
侍褚淵曰聖旨每以蟬冕不宜過多臣與王儉既已左珥若復
加戢則八座迷有三貂若帖以驍游亦為不少乃以戢為吏部
尚書加驍騎將軍 甲辰以沙州刺史楊廣香為西秦州刺史
又以其子員為武都太守 丁未魏以昌黎王馮熙為西道都
督與征南將軍栢誕出美陽鎮南將軍賀羅出鍾離入寇 淮
北四州民不樂屬魏常思歸江南上多遣間諜誘之於是徐州
民栢標之兗州民徐猛子等所在蠶起為寇盜聚衆保五固推
司馬劭之為主魏遣淮陽王尉元平南將軍薛虎子等討之
十一月戊寅丹楊尹王僧虔上言郡縣獄相承有上湯殺囚名
為救疾實行冤暴豈有死生大命而濬制下邑愚謂囚病必先
刺郡求職司與醫對共診驗遂縣家人省視然後處治上從之

戎子以揚難當之孫後起爲一秦州刺史武都王鎮武興 十
二月戊戌以司空褚淵爲司 淵入朝以腰扇障日征虜功曹
劉祥從側過曰作如此舉止且面見人扇障何益淵曰寒士不
遜祥曰不能殺袁劉安得免寒士祥穆之之孫也祥好文學而
性韻剛疎撰宋書譏斥禪代王儉密以聞坐徙廣州而卒太子
宴朝臣於玄圃右衛率沈文季與褚淵語相失文季怒曰淵自
謂忠臣不知死之日何面目見宋明帝太子笑曰沈率醉矣
壬子以豫章王嶷爲中書監司空揚州刺史以臨川王映爲都
督荆雍等九州諸軍事荊州刺史 是歲魏尚書令王叡進爵
中山王加鎮東大將軍置五官二十二人以中書侍郎鄭羲爲
傅郎中令以下皆當時名士又拜叡妻丁氏爲妃
三年春正月封皇子鋒爲仁夏王 魏人寇淮陽圍軍主成買
於甬城上遣領軍將軍李安民爲都督與軍主周盤龍等救之
魏人緣淮大掠江北民皆驚走渡江成買力戰而死盤龍之子
奉叔以二百人陷陳深入魏以萬餘騎張左右翼圍之或告盤
龍云奉叔已沒盤龍馳馬奮稍直突魏陳所向披靡奉叔已出
復入求盤龍父子兩騎縈擾魏數萬之衆莫敢當者魏師遂敗
殺傷萬計魏師退李安民等引兵追之戰於孫溪渚又破之
己卯魏主南巡司空苟頽留守丁亥魏主至中山 二月辛卯
朔魏大赦 丁酉游擊將軍桓康復敗魏師於淮陽進攻樊請
城拔之 魏主自中山如信都癸卯復如中山庚戌還至肆州
沙門法秀以妖術惑衆謀作亂於平城苟頽帥禁兵收掩悉擒
之魏主還平城有司囚法秀加以籠頭鐵鎖無故自解魏人穿
其頸骨祝之曰若果有神當令穿肉不入遂穿以徇三日乃死

議者或欲盡殺道人馮太后不可乃止垣崇祖之敗魏師也恐魏復寇淮北乃徙下蔡戍於淮東既而魏師果至欲攻下蔡聞其內徙欲夷其故城己酉崇祖引兵渡淮擊魏大破之殺獲千計 晉宋之際荊州刺史多不領南蠻校尉別以重人居之豫章王嶷為荊湘二州刺史領南蠻嶷罷更以侍中王奐為之奐固辭曰西土戎燼之後瘼毀難復今復割撤大府制置偏校崇望不足助疆語實交能相弊且資力既分職司增廣衆勞務倍文案滋煩竊以為國計非允癸丑罷南蠻校尉官 三月辛酉朔魏主如肆州己巳還平城 魏法秀之亂事連蘭臺御史張求等百餘人皆以反法當族尚書令王叡請誅首惡者其餘黨乃詔應誅五族者降為三族三族者門誅門誅止其身所免十餘人 夏四月己亥魏主如方山馮太后繼其山川曰它日必

葬我於是不必祔山陵也乃為太后作壽陵又建永固石室於山上欲以為廟 桓標之等有衆數萬寨險求援庚子詔李安民督諸將往迎之又使兗州刺史周山圖自淮入清倍道應接淮北民相磊碑破魏師於抱犢固李安民赴救遲留標之等皆為魏所滅餘衆得南歸者尚數千家魏人亦掠三萬餘口歸平城 魏任城康王雲卒 五月壬戌鄧至王像舒遣使入貢于魏鄧至者羌之別種國於宕昌之南六月壬子大赦 甲辰魏中山宣王王叡卒叡疾病太皇太后魏主屢至其家視疾及辛贈太宰立廟於平城南文士為叡作哀詩及誄者百餘人及葬自稱親姻義舊縗經哭送者千餘人魏主以叡子中散大夫襲代叡為尚書令領吏部曹 戊午魏封皇叔簡為齊郡王猛為安豐王 秋七月己未朔日有食之 上使後軍參軍車僧朗

使於魏甲子僧即至平城魏主問曰齊輔宋日淺何故遽登大位對曰虞夏登庸身陟元后魏晉匡輔貽厥子孫時宜各異耳

辛酉柔然別帥他稽帥衆降魏 楊文弘遣使請降詔復以爲北秦州刺史先是楊廣香卒其衆半奔文弘半奔梁州文弘遣揚後起進據白水上雖授以官爵而陰救晉壽太守楊公則使伺便圖之 宋昇明中遣使者殷靈誕荀昭先如魏聞上受禪靈誕謂魏典客曰宋魏通好憂患是同宋今滅亡魏不相救何用和親及劉昶入寇靈誕請爲嚮導馬不許九月庚午魏閱武於南郊因宴羣臣置車僧即於靈誕下僧即不肯就席曰靈誕昔爲宋使今爲齊民乞魏主以禮見處靈誕遂與相忿言劉昶賂宋降人解奉君於會刺殺僧即魏人收奉君誅之厚送僧即之喪并靈誕等南歸及世祖即位昭先具以靈誕之語啓聞靈

誕坐下獄死 辛未柔然主遣使來聘與上書謂上爲足下自稱曰吾遺上師子皮袴褶約共伐魏 魏尉元薛虎子克五固斬司馬劭之東南諸州皆平尉元入爲侍中都曹尚書薛虎子爲彭城鎮將遷徐州刺史時州鎮戍兵資絹自隨不入公庫虎子上表以爲國家欲取江東先須積穀彭城竊惟在鎮之兵不減數萬資糧之絹人十二匹用度無準未及代下不免飢寒公私損費今徐州良田十萬餘頃水陸肥沃清汴通流足以溉灌若以兵絹市牛可得萬頭興置屯田一歲之中且給官食半兵芸殖餘兵屯戍且耕且守不妨捍邊一年之收過於十倍之絹是時之耕足充數載之食於後兵資皆貯公庫五稔之後穀帛俱溢非直戍卒豐飽亦有吞敵之勢魏人從之虎子爲政有惠愛兵民懷之會沛郡太守邵安下邳太守張攀以賊汀爲虎

子所案各遣子上書告虎子與江南通魏主曰虎子必不然惟
按果虛詔安攀皆賜死二子各鞭一百吐谷渾王拾寅卒世
子度易侯立冬十月戊子朔以度易侯為西秦河二州刺史河
南王魏中書令高閭等更定新律成凡八百三十二章門房
之誅十有六大辟二百三十五雜刑三百七十七初高昌王
闞伯周卒子義成立是歲其從兄首歸殺義成自立高車王可
至羅殺首歸兄弟以敦煌張明為高昌王國人殺明立馬儒為
王

四年春正月壬戌詔置學生二百人以中書令張緒為國子祭
酒甲戌魏大赦三月庚申上召司徒褚淵尚書左僕射王
儉受遺詔輔太子壬戌殂于臨光殿太子即位大赦高帝沈深
有大量博學能文性清儉主衣中有玉導上敕中書曰留此正

通鑑卷二百二十五

六十一

是興長病源即命擊碎仍按檢有何異物皆隨此例每曰使我
治天下十年當使黃金與土同價乙丑以褚淵錄尚書事王
儉為侍中尚書令車騎將軍張敬兒開府儀同三司丁卯以前
將軍王奐為尚書左僕射庚午以豫章王嶷為太尉庚辰魏
主臨虎圈詔曰虎狼猛暴取捕之日每多傷害既無所益損費
良多從今勿復捕貢夏四月庚寅上大行謚曰高皇帝廟號
太祖丙午葬秦安陵辛卯追尊穆妃為皇后六月甲申朔立
南郡王長懋為皇太子丙申立太子妃王氏妃琅邪人也封皇
子聞喜公子良為音陵王臨汝公子卿為廬陵王應城公子敬
為安陸王江陵公子懋為晉安王枝江公子隆為隨郡王子真
為建安王皇孫昭業為南郡王司徒褚淵寢疾自表遜位世
祖不許淵固請懇切癸卯以淵為司空領驃騎將軍侍中錄尚

書如故 秋七月魏發州郡五萬人治靈丘道 吏部尚書濟陽江謚性諂躁太祖殂謚恨不豫顧命上即位謚又不遷官以此怨望誹謗會上不豫謚詣豫章王嶷請問曰至尊非起疾東宮又非平公今欲作何計上知之使御史中丞沈冲奏謚前後罪惡庚寅賜謚死 癸卯南康文簡公祐淵卒世子侍中賁恥其父失節服除遂不仕以爵讓其弟綦屏居墓下終身 九月丁巳以國哀罷國子學 氐王楊文弘卒諸子皆幼乃以兄子後起為嗣九月辛酉魏以後起為武都王文弘子集始為白水太守既而集始自立為王後起擊破之 魏以荊州巴氐擾亂以鎮西大將軍李崇為荊州刺史崇顯祖之舅子也將之鎮救發陝秦二州兵送之崇辭曰邊人失和本怨刺史今奉詔代之自然安靖但須一詔而已不煩發兵自防使之懷懼也魏朝從

通鑑二百三十五

十四

七卷

之崇遂輕將數十騎馳至上洛宣詔慰諭民夷帖然崇命邊戎掠得齊人者悉還之由是齊人亦還其生口二百許人二境交和無復烽燧之警久之徙兗州刺史兗土舊多劫盜崇命村置一樓樓皆懸鼓盜發之處亂擊之旁村始聞者以一擊為節次二次三俄頃之間聲布百里皆發人守險要由是盜發無不擒獲其後諸州皆效之自崇始也 辛未以征南將軍王僧虔為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以尚書右僕射王奐為湘州刺史宋故建平王景素主簿何昌寓記室王摛及所舉秀才劉璉前後上書陳景素德美為之訟冤冬十月辛丑詔聽以士禮還葬舊塋璉璠之弟也 十一月魏高祖將親祀七廟命有司具儀法依古制備牲牢器服及樂章自是四時常祀皆親之 世祖武皇帝上之上

永明元年春正月辛亥上祀南郊大赦改元 詔以邊境寧晏
治民之官普復四秩 以太尉豫章王嶷領太子太傅嶷不參
朝務而常密獻課畫上多從之 壬戌立皇弟銳為南平王鏗
為宜都王皇子十明為武昌王子罕為南海王 二月辛巳以
征虜將軍楊昶為沙州刺史陰平王 辛丑以宕昌王梁彌機
為河涼二州刺史鄧至王儵舒為西涼州刺史 宋末以治民
之官六年過久乃以三年為斷謂之小滿而遷換去來又不能
依三年之制三月癸丑詔自今一以小滿為限有司以天文失
度請禳之上口應天以實不以文我克己求治思隆惠政若災
皆在我禳之何益 夏四月壬午詔袁粲劉秉沈攸之雖末節
不終而始誠可錄皆命以禮改葬 上之為太子也自以年長
與太祖同創六業朝事大小率皆專斷多違制度信任左右張

通鑑二百三十一

十五

宋道

景真景真驕侈被服什物僭擬乘輿內外畏之莫敢言者司空
諮議荀伯玉素為太祖所親厚歎曰太子所為官終不知豈得
畏死蔽官耳目我不啓聞誰當啓者因太子拜陵密以啓太祖
太祖怒命檢校東宮太子拜陵還至方山晚將泊舟豫章王嶷
自東府乘飛鸞東迎太子告以上怒之意太子夜歸入宮太祖
亦停門簾待之明日太祖使南郡土長懋聞喜公子良宣教詰
責并示以景真罪狀使以太子令收景真殺之太子憂懼稱疾
月餘太祖怒不解晝卧太陽殿王劭則直入叩頭啓太祖曰官
有天下曰漢太子無事被責人情恐懼願官往東宮解釋之太
祖無言劭則因大聲宣旨裝束往東宮又敕太官設饌呼左右
索輿太祖了無動意劭則索衣被太祖仍牽強登輿太祖不得
已至東宮石諸王宴於立圃長沙王晃捉華蓋臨川王映執雉

尾扇聞喜公子良持酒鎗南郡王長懋行酒太子及豫章王疑
王敬則自捧酒饌至暮盡醉乃還太祖嘉伯玉忠盡愈見親信
軍國密事多委使之權動朝右遭母憂去宅二里許冠蓋已塞
路左率蕭景先侍中王晏共弔之自旦至暮始得前比出飢乏
氣息愀然憤悁形於聲貌明日言於太祖曰臣等所見二宮門
庭比荀伯玉之可張雀羅矣晏敬弘之從子也驍騎將軍陳胤
叔先亦白景先及太子得失而語太子皆云伯玉以聞太子由
是深怨伯玉上祖陰有以豫章王疑代太子之意而疑事太子
愈謹故太子右愛不衰豫州刺史垣崇祖不親附太子會崇祖
破魏兵太祖乃還朝與之密謀太子疑之曲加禮待謂曰世間
流言我已豁懷自今以富貴相付崇祖拜謝會太祖復遣荀伯
玉救以邊事受旨也發不得辭東宮太子以為不盡誠益銜之太

祖臨終指伯玉以屬太子上即位崇祖累遷五兵尚書伯玉累
遷散騎常侍伯玉內懷憂懼上以伯玉與崇祖善恐其為憂加
意撫之丁亥下詔誣崇祖招結江北荒人欲與伯玉作亂皆收
殺之庚子魏主如崢山壬寅還宮閏月癸丑魏主後宮平
涼林氏生子恂六赦文明太后以恂當為太子賜林氏死自撫
養恂五月戊寅朔魏主如武州山石窟佛寺車騎將軍張
劭兒好信夢初為南陽太守其妻尚氏夢一手熱如火及為雍
州夢一胛熱為四府夢半身熱劭兒意欲無限嘗謂所親曰吾
妻復夢舉體熱也又自言夢舊村杜樹高至天上聞而惡之垣
崇祖死劭兒內人疑會有人告劭兒遣人至蠻中貨易上疑其
有異志會上於苦林園設八關齋朝臣皆預於坐收劭兒劭兒
脫冠貂投地曰此物誤我丁酉殺劭兒并其四子劭兒弟恭兒

常慮爲兄禍所及居於冠軍未嘗出襄陽村落深阻牆垣重複
敬兒每遣信輒上馬屬鞮然後見之敬兒敗問至席卷入蠻後
自出上怒之敬兒女爲征北諮議參軍謝超宗子婦超宗謂丹
楊尹李安民曰往年殺韓信今年殺彭越尹欲何計安民具啓
之上素惡超宗輕慢使兼御史中丞袁彖奏彈超宗丁巳收付
廷尉徙越巂於道賜死以彖語不刻切又使左丞王遂之奏彈
彖輕文略奏撓法容非彖坐免官禁錮十年超宗靈運之孫彖
顛之弟子也 秋七月丁丑魏主及太后如神淵池甲申如方
山 魏使假負外散騎常侍頓丘李彪來聘 侍中左光祿大
夫開府儀同三司王僧虔固辭開府謂兄子儉曰汝任重於朝
行登三事我若復有此授乃是一門有二台司吾實懼焉累年
不拜上乃許之戊戌加僧虔特進儉作長梁齋制度小過僧虔
視之不悅竟不入戶儉即日毀之初王弘與兄弟集會任子孫
戲適僧達跳下地作虎子僧綽正坐采蠟燭珠爲鳳皇僧達奪
取打壞亦復不惜僧虔累十二博棊旣不墜落亦不重作弘歎
曰僧達俊爽當不減人然恐終危吾家僧綽當以名義見美僧
虔必爲長者位至公台已而皆如其言 八月庚申驍騎將軍
王洪範自柔然還經塗三萬餘里 冬十月丙寅遣驍騎將軍
劉纘聘於魏魏主客令李安世主之魏人出內藏之寶使賈人
鬻之於市纘曰魏金玉大賤當由山川所出安世曰聖朝不貴
金玉故賤同瓦礫纘初欲多市聞其言內慙而止纘屢奉使至
魏馮太后遂私幸之 十二月乙巳朔日有食之 癸丑魏始
禁同姓爲婚 王儉進號衛將軍參掌選事 是歲省巴州
魏秦州刺史于洛侯性殘酷 或斷腕按古分懸四體合州

驚駭州民王元壽等一時俱反有司劾奏之魏主遣使至州於
洛侯常刑人處宣告吏民然後斬之齊州刺史韓麒麟爲政尚
寬從事劉普慶說麒麟曰公杖節方夏而無所誅斬何以示威
麒麟曰刑罰所以止惡仁者不得已而用之今民不犯法又何
誅乎若必斷斬然後可以立威當以卿應之普慶慚懼而退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三十五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三十六

齊紀二起開逢困敷盡屠
維人荒落九六年

勅編集

齊紀二

起開逢困敷盡屠
維人荒落九六年

世祖武皇帝上之下

永明二年春正月乙亥以後將軍柳世隆為尚書右僕射竟陵
王子良為護軍將軍兼司徒領兵置佐鎮西州子良少有清尚
傾意賓客才雋之士皆遊集其門開西邸多聚古人器服以充
之記室參軍范雲蕭琛樂安任昉法曹參軍王融衛軍東閣祭
酒蕭衍鎮西功曹謝朓步兵校尉沈約揚州秀才吳郡陸倕
以文學尤見親待號曰八友法曹參軍柳惔太學博士王僧孺
南徐州秀才濟陽江革尚書殿中郎范縝會稽孔休源亦預焉

道錄一百三十六

卷

琛惠開之從子惔元景之從孫融僧達之孫衍順之之子朓述
之孫約璞之子僧孺雅之曾孫縝雲之從兄也子良篤好釋氏
招致名僧講論佛法道俗之盛江左未有或親為衆僧賦食行水
垂頭以為失宰相體范縝盛稱無佛子良曰君不信因果何得
有富貴貧賤縝曰人生如樹花同發隨風而散或拂簾幌墜茵
席之上或關籬牆落糞溷之中墜茵席者殿下是也落糞溷者
下官是也貴賤雖復殊途因果實在何處子良無以難縝又著
神滅論以為形者神之質神者形之用也神之於形猶利之於
刀未聞刀沒而利存豈容形亡而神在哉此論出朝野誼諱難
之終不能屈太原王琰著論譏縝曰嗚呼范子曾不知其先祖
神靈所在欲以杜縝後對縝對曰嗚呼王子知其先祖神靈所
在而不能殺身以從之子良使王融謂之曰以卿才美何患不

至中書郎而故乖刺爲此論甚可惜也宜急毀弃之緝大笑曰使范縝賣論取官已至今僕矣何但中書郎邪蕭衍好籌略有文武才幹王儉深器異之曰蕭郎出三十貴不可言壬寅以柳世隆爲尚書左僕射丹楊尹李安民爲右僕射王儉領丹楊尹夏四月甲寅魏主如方山戊午還宮庚申如鵠池丁卯還宮五月甲申魏遣負外散騎常侍李彪等來聘六月壬寅朔中書舍人吳興茹法亮封望蔡男時中書舍人四人各住一省謂之四戶以法亮及臨海呂文顯等爲之旣摠重權勢傾朝廷守宰數遷換去來四方餉遺歲數百萬法亮嘗於衆中語人曰何須求外祿此一户中年辦百萬蓋約言之也後因天文有變主儉極言文顯等專權徇私上天見異禍由四戶上手詔酬荅而不能改也魏舊制戶調帛二匹絮二斤絲一斤穀二十

通鑑卷一百一十二

二

三

斛又入帛一匹二文委之州庫以供調外之費所謂各隨土之所出丁卯詔曰置官班祿行之尚矣自中原喪亂茲制中絕朕憲章舊典始班俸祿戶增調帛三匹穀二斛九斗以爲官司之祿增調外帛二匹祿行之後賊蒲一匹者死變法改度宜爲更始其大赦天下秋七月甲申立皇子子倫爲巴陵王乙未魏主如武州山石窟寺九月魏詔班祿以十月爲始季別受之舊律枉法十匹義賊二十匹罪死至是義賊一匹枉法無多少皆死仍分命使者糾按守宰之貪者秦益二州刺史恒農李洪之以外戚貴顯爲治貪暴班祿之後洪之首以賊敗魏主命鎖赴平城集百官親臨數之猶以其大臣聽在家自裁自餘守宰坐賊死者四十餘人受祿者無不跼蹐昧賂殆絕然吏民犯它罪者魏主率寬之疑罪奏讞多減死徙邊歲以千計都下候

大辟歲不過五。六人州鎮亦簡。久之淮南王佗奏請依舊斷祿。又明太后召羣臣議之。中書監高潛以爲飢寒切身。慈母不能保其子。今給祿則廉者足以無濫。貧者足以勸慕。不給則貪者得肆其姦。廉者不能自保。淮南之議不亦謬乎。詔從。閭議。閭又上表以爲北狄悍愚。同於禽獸。所長者野戰。所短者攻城。若以狄之所短。奪其所長。則雖衆不能成患。雖來不能深入。又狄散居野澤。隨逐水草。戰則與家業並。至奔則與畜牧俱。逃不齎資糧。而飲食自足。是以歷代能爲邊患。六鎮勢分。倍衆不關。互相圍逼。難以制之。請依秦漢故事。於六鎮之北。築長城。擇要害之地。往往開門。造小城於其側。置兵扞守。狄旣不攻城。野掠無獲。草盡則走。終必懲艾。計六鎮東西不過千里。一夫一月之功。可城三步之地。疆弱相兼。不過用十萬人。一月可就。雖有暫勞。可

以永逸。凡長城有五利。罷遊防之苦一也。北部放牧無抄掠之患二也。登城觀敵以逸待勞三也。息無時之備四也。歲常遊運。永得不匱五也。魏主優詔荅之。冬十月丁巳。以南徐州刺史長沙王晃爲中書監。初太祖臨終。以晃屬帝。使處於輦下。或近藩。勿令遠出。且曰。宋氏若非骨肉相殘。它族豈得乘其弊。汝深誠之。舊制諸王在都。唯得置捉刀左右四十人。晃好武飾。及罷南徐州。私載數百人。仗還建康。爲禁司所覺。投之江水。帝聞之大怒。將糾以法。豫章王嶷叩頭流涕曰。晃罪誠不足宥。陛下當憶先朝念晃。帝亦垂泣。由是終無異意。然亦不被親寵。論者謂帝優於魏文。減於漢明。武陵王彞多才藝。而踈婞。亦無寵於帝。嘗侍宴。醉伏地。貂抄肉拌。帝笑曰。肉汙貂。對曰。陛下愛羽毛。而踈骨肉。帝不悅。彞輕財好施。故無畜積。名後堂山曰首陽。蓋怨

貧薄也。高麗王璉遣使入貢於魏，亦入貢於齊。時高麗方疆，魏置諸國使，卽齊使第一，高麗次之。益州大度獠恃險驕恣，前後刺史不能制。及陳顯達爲刺史，遣使責其租賧，獠帥曰：「兩眼刺史尚不敢調我，況一眼乎？」遂殺其使。顯達分部將吏，聲言出獵，夜往襲之，男女無少長皆斬之。晉氏以來，益州刺史皆以名將爲之。十一月丁亥，帝始以始興王鑑爲督益寧諸軍事，益州刺史徵顯達爲中護軍。先是，劫帥韓武方聚黨千餘人，斷流爲暴，郡縣不能禁。鑑行至，明武方出降，長史虞悺等咸請殺之。鑑曰：「殺之失信，且無以勸善。」乃啓臺而宥之。於是巴西蠻夷爲寇暴者皆望風降附。鑑時年十四，行至新城，道路籍籍云：「陳顯達大選上馬，不肯就徵，乃停新城，遣典籤張曇哲往觀形勢。俄而顯達遣使詣鑑，咸勸鑑執之。」鑑曰：「顯達立節，本朝必自無。」

此居二日，曇哲還具言顯達已遷家出城，日夕望殿下。於是乃前，鑑喜文學器服如素士，蜀人悅之。乙未，魏貞外散騎常侍李彪等來聘。是歲，詔增豫章王嶷封邑爲四千戶。宋元嘉之世，諸王入齋閣，得白服羣帽，見人主唯出太極四廟，乃備朝服。自後此制遂絕。上於嶷友愛，宮中曲宴聽依元嘉故事，嶷固辭不敢。唯車駕至其第，乃白服烏紗帽，以侍宴。至於衣服器用，制度動皆陳啓，事無專制，務從減省。上並不許，嶷常慮盛滿，求解楊州，以授晉陵王子良。上終不許，曰：「畢汝一世無所多言，嶷長七尺八寸，善修容範，文物衛從禮冠百僚，每出入殿省，瞻望者無不肅然。」交州刺史李叔獻既受命而斷割外國貢獻，上欲討之。

三年春正月丙辰，以大司農劉楷爲交州刺史，發南康廬陵始

興兵以討叔獻叔獻聞之遣使更申數年獻十二隊純銀堽整及孔雀眊上不許叔獻懼為措所襲間道自湘川還朝 戊寅魏詔曰圖讖之興出於三季既非經國之典徒為妖邪所憑自今圖讖祕緯一皆焚之留者以大辟論又嚴禁諸巫覡及委巷卜筮非經典所載者 魏馮太后作皇詔十八篇癸未大饗羣臣于太華殿班皇詔 辛卯上祀南郊大赦 詔復立國學釋奠先師用上公禮 二月己亥魏制皇子皇孫有封爵者歲祿各有差 辛丑上祭北郊 三月丙申魏封皇弟禧為咸陽王幹為河南王羽為廣陵王雍為潁川王勰為始平王詳為北海王文明太后令置學館選師傅以教諸王勰於兄弟最賢敏而好學善屬文魏主尤奇愛之 夏四月癸丑魏主如方山甲寅還宮 初宋太宗置摠明觀以集學士亦謂之東觀上以國學既立五月乙未省摠明觀時王儉領國子祭酒詔於儉宅開學士館以摠明四部書充之又詔儉以家為府自宋世祖好文章士大夫悉以文章相尚無以專經為業者儉少好禮學及春秋言論造次必於儒者由是衣冠翕然更尚儒術儉撰次朝儀國典自晉宋以來故事無不諳憶故當朝理事斷決如流每博議引證八坐丞郎無能異者令史諮事常數十人賓客滿席儉應接辨析傍無留滯發言下筆皆有音彩十日一還學監試諸生巾卷在庭劔衛令史儀容甚盛作解散髻斜插簪朝野慕之相與倣效儉常謂人曰江左風流宰相唯有謝安意以自比也上深委仗之士流選用奏無不可 六月庚戌進河南王度易侯為車騎將軍遣給事中吳興丘冠先使河南并送柔然使 辛亥魏主如方山丁巳還宮 秋七月癸未魏遣使拜宕昌王梁彌

機兄子彌承為宕昌王初彌機死子彌博立為吐谷渾所逼奔仇池仇池鎮將穆亮以彌機事魏素厚矜其滅亡彌博凶悖所部惡之彌承為衆所附表請納之詔許之亮帥騎三萬軍于龍鵠擊走吐谷渾立彌承而還亮崇之曾孫也 戊子魏主如魚池登青原岡甲午還宮八月己亥如彌澤甲寅登牛頭山甲子還宮 魏初民多蔭附蔭附者皆無官役而豪彊徵斂倍於公賦給事中李安世上言歲飢民流田業多為豪右所占奪雖桑井難復宜更均量使力業相稱又所爭之田宜限年斷事久難明悉歸今主以絕詐妄魏主善之由是始議均田冬十月丁未詔遣使者循行州郡與牧守均給天下之田諸男夫十五以上受露田四十畝婦人二十畝奴婢依良丁牛一頭受田三十畝限止四牛所授之田率倍之三易之田再倍之以供耕作及還受之盈縮人年及課則受田老免及身沒則還田奴婢牛隨有無以還受初受田者男夫給二十畝課種桑五十株桑田皆為世業身終不還恒計見口有盈者無受無還不足者受種如法盈者得賣其盈諸宰民之官各隨近給公田有差更代相付賣者坐如律 辛酉魏魏郡王陳建卒 魏負外散騎常侍李彪等來聘 十二月乙卯魏以侍中淮南王佗為司徒 柔然犯魏塞魏任城王澄帥衆拒之柔然遁去澄雲之子也氏羌反詔以澄為都督梁益荆三州諸軍事梁州刺史澄至州討叛柔服氏羌皆平 初太祖命黃門郎虞玩之等檢定黃籍上即位別立校籍官置令史限人一日得數巧既連年不已民愁怨不安外監會稽呂文度啓上籍被却者悉充遠戍民多逃亡避罪富陽民唐寓之因以妖術惑衆作亂攻陷富陽三吳却籍者奔之

衆至三萬文度與茹法亮呂文顯皆以姦諂有寵於上文度爲外監專制兵權領軍守虛位而已法亮爲中書通事舍人權勢尤盛王儉常曰我雖有大位權寄豈及茹公邪 是歲柔然部真可汗卒子豆論立號伏名敦可汗改元太平

四年春正月癸亥朔魏高祖朝會始服袞冕 壬午柔然寇魏邊 唐寓之攻陷錢唐吳郡諸縣令多弃城走寓之稱帝於錢唐立太子置百官遣其將高道度等攻陷東陽殺東陽太守蕭崇之崇之太祖族弟也又遣其將孫泓寇山陰至浦陽江浹口戍主湯休武擊破之上發禁兵數千人馬數日匹東擊寓之臺軍至錢唐寓之衆烏合畏騎兵一戰而潰擒斬寓之進平諸郡縣臺軍乘勝頗縱抄掠軍還上聞之丁酉收軍主前軍將軍陳天福奔市左軍將軍劉明徹免官削爵付東治天福上寵將也

既伏誅內外莫不震肅使通事舍人丹楊劉係宗隨軍慰勞遍至遭賊郡縣百姓被驅逼者悉無所問 閏月癸巳立皇子子貞爲邵陵王皇孫昭文爲臨汝公 氏王楊後起卒丁未詔以白水太守楊集始爲北秦州刺史武都王集始文弘之子也後起弟後明爲白水太守魏亦以集始爲武都王集始入朝于魏魏以爲南秦州刺史 辛亥上耕藉田 二月己未立皇弟鉢爲晉熙王鉉爲河東王 魏無鄉黨之法唯立宗主督護民多隱冒三五十家始爲一戶內祕書令李冲上言宜準古法五家立鄰長五鄰立里長五里立黨長取鄉人彊謹者爲之鄰長復一夫里長二夫黨長三夫三載無過則升一等其民調一夫一婦帛一匹粟二石大率十匹爲公調二匹爲調外費三匹爲百官俸此外復有雜調民年八十已上聽一子不從役孤獨瘡老

篤疾貧窮不能自存者三長內送養食之書奏詔百官通議中書令鄭羲等皆以爲不可太尉丕曰臣謂此法若行於公私有益但方有事之月校比戶口民必勞怨請過今秋至冬乃遣使者於事爲宜沖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若不因調時民徒知立長校戶之勤未見均徭省賦之益心必生怨宜及課調之月令知賦稅之均既識其事又得其利行之差易羣臣多言九品差調爲日已久一旦改法恐成擾亂文明太后曰立三長則課調有常準苞蔭之戶可出僥倖之人可止何爲不可甲戌初立黨里鄰三長定民戶籍民始皆愁苦豪彊者尤不願既而課調省費十餘倍上下安之三月丙申柔然遣使者牟提如魏時敕勒叛柔然柔然伏名敦可汗自將討之追奔至西漠魏左僕射穆亮等請乘虛擊之中書監高閭曰秦漢之世海內一統故可遠征匈奴今南有吳寇何可捨之深入虜庭魏主曰兵者凶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先帝屢出征伐者以有未賓之虜故也今朕承太平之業柰何無故動兵革乎厚禮其使者而歸之夏四月辛酉朔魏始制五等公服甲子初以法服御輦祀西郊癸酉魏主如靈泉池戊寅還宮湘州蠻反刺史呂安國有疾不能討丁亥以尚書左僕射柳世隆爲湘州刺史討平之六月辛酉魏主如方山己卯魏文明太后賜皇子恂名大赦秋七月戊戌魏主如方山八月乙亥魏給尚書五等爵已上朱衣玉佩大小組綬九月辛卯魏作明堂辟雍冬十一月魏議定民官依戶給俸十二月柔然寇魏邊是歲魏改中書學曰國子學分置州郡凡三十八州二十五在河南十三在河北

五年春正月丁亥朔魏主詔定樂章非雅者除之 戊子以豫章王嶷爲大司馬竟陵王子良爲司徒臨川王映衛將軍王儉中軍將軍王劼則竝加開府儀同三司子良啓記室范雲爲郡上曰聞其相賣弄朕不復窮法當宥之以遠子良曰不然雲動相規誨諫書具存遂取以奏凡百餘紙辭皆切直上歎息謂子良曰不謂雲能爾方使弼汝何宜出守文惠太子嘗出東田觀穫顧謂衆賓曰刈此亦殊可觀衆皆唯唯雲獨曰三時之務實爲長勤伏願殿下知稼穡之艱難無徇一朝之宴逸 荒人栢天生自稱栢玄宗族與雍司二州蠻相扇動據南陽故城請兵於魏將入寇丁酉詔假丹楊尹蕭景先節摠帥步騎直指義陽司州諸軍皆受節度又假護軍將軍陳顯達節帥征虜將軍戴僧靜等水軍向宛葉雍司衆軍皆受顯達節度以討之 魏

光祿大夫咸陽文公高允歷事五帝出入三省五十餘年未嘗有譴馮太后及魏主甚重之常命中黃門蘇且壽扶持允仁恕簡靜雖處貴重情同寒素執書吟覽晝夜不去手誨人以善恂恂不倦篤親念故無所遺弃顯祖平青徐悉徙其望族於代其人多允之婚媾流離飢寒允傾家賑施咸得其所又隨其才行薦之於朝議者多以初附間之允曰任賢使能何有新舊必若有用豈可以此抑之允體素無疾至是微有不適猶起居如常數日而卒年九十八贈侍中司空賻襚甚厚魏初以來存亡蒙賚皆莫及也 栢天生引魏兵萬餘人至泚陽陳顯達遣戴僧靜等與戰於深橋大破之殺獲萬計天生退保泚陽僧靜圍之不克而還荒人胡丘生起兵懸瓠以應齊魏人擊破之丘生來奔天生又引魏兵寇舞陰舞陰戍主殷公愨拒擊破之殺其副

張麒麟天生被創退走三月丁未以陳顯達為雍州刺史顯達
進據舞陽城 夏五月壬辰魏主如靈泉池 癸巳魏南平王
渾卒 甲午魏主還平城詔復七廟子孫及外戚總麻服已上
賦役無所與 魏南部尚書公孫邃上谷公張儵帥衆與相天
生復寇舞陰躬公愍擊破之天生還窟荒中邃表之孫也 魏
春夏大旱代地尤甚加以牛疫民餓死者多六月癸未詔內外
之臣極言無隱齊州刺史韓麒麟上表曰古先哲王儲積九稔
逮於中代亦崇斯業入粟者與斬敵同爵力田者與孝悌均賞
今京師民庶不田者多遊食之口參分居二自承平日久豐穰
積年競相矜夸遂成侈俗貴富之家童妾袷服工商之族僕隸
玉食而農夫闕糟糠蠶婦乏短褐故今耕者日少田有荒蕪穀
帛罄於府庫寶貨盈於市里衣食匱於室麗服溢於路飢寒之

本寔在於斯愚謂凡珍異之物皆宜禁斷吉凶之禮備為格式
勸課農桑嚴加賞罰數年之中必有盈贍往年校比戶貫租賦
輕少臣所統齊州租粟纔可給俸略無入倉雖於民為利而不
可長久脫有戎役或遭天災恐供給之方無所取濟可減絹布
增益穀租年豐多積歲儉出賑所謂私民之穀寄積於官官有
宿積則民無荒年矣秋七月己丑詔有司開倉賑貸聽民出關
就食遣使者造籍分遣去留所過給糧廩所至三長贈養之
柔然伏名敦可汗殘暴其臣侯醫聖石洛候數諫止之且勸其
與魏和親伏名敦怒族誅之由是部衆離心八月柔然寇魏邊
魏以尚書陸叡為都督擊柔然大破之叡麗之子也初高車阿
伏至羅有部落十餘萬役屬柔然伏名敦之侵魏也阿伏至羅
諫不聽阿伏至羅怒與從弟窮奇帥部落西走至前部西北自

立為王國人號曰候婁匄勒夏言天子也號窮奇曰候倍夏言太子也二人甚親睦分部而立阿伏至羅居北窮奇居南伏名敦追擊之屢為阿伏至羅所敗乃引衆東徙九月辛未魏詔罷起部無益之作出宮人不執機杼者冬十月丁未又詔罷尚方錦繡綾羅之工四民欲造任之無禁是時魏久無事府藏盈積詔盡出御府衣服珍寶太官雜器太僕乘具內庫弓矢刀鈐十分之八外府衣物繒布絲纈非供國用者以其大半班賚百司下至工商阜隸逮于六鎮邊戍畿內鰥寡孤獨貧瘡皆有差魏秘書令高祐丞李彪奏請改國書編年為紀傳表志魏主從之祐允之從祖弟也十二月詔彪與著作郎崔光改修國書光道固之從孫也魏主問高祐曰何以止盜對曰昔宋均立德猛虎渡河卓茂行化蝗不入境況盜賊人也苟守宰得人治化

有方止之易矣祐又上疏言今之選舉不採識治之優劣專簡年勞之多少斯非盡才之謂宜停此薄藝弃彼朽勞唯才是舉則官方斯穆又勳舊之臣雖年勤可錄而才非撫民者可加之以爵賞不宜委之以方任所謂王者可私人以財不私人以官者也帝善之祐出為西兗州刺史鎮滑臺以郡國雖有學縣黨亦宜有之乃命縣立講學黨立小學

六年春正月乙未魏詔犯死刑者父母祖父母年老更無成人子孫旁無耆親者具狀以聞初皇子右衛將軍子響出繼豫章王嶷嶷後有子表留為世子子響每入朝以車服異於諸王每拳擊車壁上聞之詔車服與皇子同於是有司奏子響宜還本三月己亥立子響為巴東王角城戍將張蒲因大霧乘船入清中採樵潛納魏兵戍主皇甫仲賢覺之帥衆拒戰於門中

僅能却之魏步騎三千餘人已至塹外淮陰軍主王僧虔等引兵救之魏人乃退夏四月相天生復引魏兵出據隔城詔游擊將軍下邳曹虎督諸軍討之輔國將軍朱公恩將兵躡伏遇天生遊軍與戰破之遂進圍隔城天生引魏兵步騎萬餘人來戰虎奮擊大破之俘斬二千餘人明日攻拔隔城斬其襄城太守帛烏祝復俘斬二千餘人天生奔平氏城走 陳顯達侵魏甲寅魏遣豫州刺史拓跋斤將兵拒之 甲子魏大赦 乙丑魏主如靈泉池丁卯如方山己巳還宮 魏築城於醴陽陳顯達攻拔之進攻泚陽城中將士皆欲出戰鎮將韋珍曰彼初至氣銳未可與爭且共堅守待其力攻疲弊然後擊之乃憑城拒戰旬有二日珍夜開門掩擊顯達還 五月甲午以宕昌王梁彌承為河涼二州刺史 秋七月己丑魏主如靈泉池遂如方山己亥還宮 九月壬寅上如琅邪城講武 癸卯魏淮南靖王佗卒魏主方享宗廟始薦聞之為廢祭臨視哀慟 冬十月庚申立冬初臨太極殿讀時令 閏月辛酉以尚書僕射王奐為領軍將軍 辛未魏主如靈泉池癸酉還宮 十二月柔然伊吾戎主高羔子帥眾三千以城附魏 上以中外穀帛至賤用尚書右丞江夏李珪之議出上庫錢五千萬及出諸州錢皆令糴買 西陵戎主杜元懿建言吳興無秋會稽豐登商旅往來倍多常歲西陵牛埭稅官格日三千五百如臣所見日可增倍并浦陽南北津柳浦四埭乞為官領攝一年格外可長四百許萬西陵戎前檢稅無妨戎事餘三埭自舉腹心上以其事下會稽會稽行事吳郡顧憲之議以為始立牛埭之意非苟逼蹠以取稅也乃以風濤迅險濟急利物耳後之監領者不達其本各

務已功或禁遏佗道或空稅江行案吳興頻歲失稔今茲尤甚去之從豐良由飢棘埭司責稅依格弗降舊格新減尚未議登格外加倍將以何術皇慈恤隱振廩蠲調而元懿幸災推利重增困瘼人而不仁古今共疾若事不副言懼貽譴詰必百方侵苦爲公賈怨元懿稟性苛刻已彰往効任以物上譬以狼將羊其所欲舉腹心亦當虎而冠耳書云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此言盜公爲損蓋微斂民所害乃大也愚又以便宜者蓋謂便於公宜於民也竊見頃之言便宜者非能於民力之外用天分地率皆即日不宜於民方來不便於公名與實反有乖政體凡如此等誠宜深察上納之而止 魏主訪羣臣以安民之術祕書丞李彪上封事以爲豪貴之家奢僭過度第宅車服宜爲之等制又國之興亡在冢嗣之善惡冢嗣善惡在教諭之得失高宗

文成皇帝嘗謂羣臣曰朕始學之日年尚幼冲情未能專旣臨萬機不遑溫習今日思之豈唯予咎抑亦師傅之不勤尚書李訢免冠謝此近事之可鑒者也臣謂宜準古立師傅之官以訓導太子又漢置常平倉以救匱乏去歲京師不稔移民就豐旣廢營生困而後達又於國體實有虛損曷若豫儲倉粟安而給之豈不愈於驅督老弱餽口千里之外哉宜析州郡常調九分之二京師度支歲用之餘各立官司年豐糴粟積之於倉儉則加私之二糶之於人如此民必力田以取官絹積財以取官粟年登則常積歲凶則直給數年之中穀積而人足雖災不爲害矣又宜於河表七州人中擢其門才引令赴闕依中州官比隨能序之一可以廣聖朝均新舊之義二可以懷江漢歸有道之情又父子兄弟異體同氣罪不相及乃君上之厚恩至於憂懼

相連固自然之恒理也無情之人父兄繫獄子弟無慘惕之容子弟逃刑父兄無愧恧之色宴安榮位遊從自若車馬衣冠不變華飾骨肉之恩豈當然也臣愚以為父兄有犯宜令子弟素服肉袒詣闕請罪子弟有坐宜令父兄露板引咎乞解所司若職任必要不宜許者慰勉留之如此足以敦厲凡薄使人知所恥矣又朝臣遭親喪者假蒲赴職衣錦乘軒從郊廟之祀鳴玉垂綏同慶賜之燕傷人子之道虧天地之經愚謂凡遭大父母父母喪者皆聽終服若無其人職業有曠者則優旨慰喻起令視事但綜司出納敷奏而已國之吉慶一令無預其軍旅之警墨纒從役雖愆於禮事所宜行也魏主皆從之由是公私豐贍雖時有水旱而民不困窮 魏遣兵擊百濟為百濟所敗七年春正月辛亥上祀南郊大赦 魏主祀南郊始備大駕

通鑑二日三六

十四

三帝成

壬戌臨川獻王映卒 初上為鎮西長史主簿王晏以傾諂為

上所親自是常在上府上為太子晏為中庶子上之得罪於太祖也晏稱疾自踈及即位為丹楊尹意任如舊朝夕進見議論朝事自豫章王疑及王儉皆降意接之二月壬寅出為江州刺史晏不願外出復留為吏部尚書 三月甲寅立皇子子岳為臨賀王子峻為廣漢王子琳為宣城王子珉為義安王 夏四月丁丑魏主詔曰外樓散物以資百姓至使人馬騰踐多有傷毀今可斷之以本所費之物賜老疾貧獨者 丁亥魏主如靈泉池遂如方山己丑還宮 上優禮南昌文憲公王儉詔三日一還朝尚書令史出外諮事上猶以往來煩數復詔儉還尚書下省月聽十日出外儉固求解選詔改中書監參掌選事五月乙巳儉卒王晏既領選權行臺閣與儉頗不平禮官欲依王導

謚儉爲文獻晏啓上曰導乃得此謚但宋氏以來不加異姓出
謂親人曰平頭憲事已行矣徐湛之之死也其孫孝嗣在孕得
免八歲龔爵枝江縣公尚宋康樂公主及上即位孝嗣爲御史
中丞風儀端簡王儉謂人曰徐孝嗣將來必爲宰相上嘗問儉
誰可繼卿者儉曰臣東都之日其在徐孝嗣乎儉卒孝嗣時爲
吳興太守徵爲五兵尚書 庚戌魏主祭方澤 上欲用領軍
王奐爲尚書令以問王晏晏與奐不相能對曰柳世隆有勲望
恐不宜在奐後甲子以尚書左僕射柳世隆爲尚書令王奐爲
左僕射 六月丁亥上如琅邪城 魏懷朔鎮將汝陰靈王
天賜長安鎮都大將雍州刺史南安惠王植皆坐賊當死馮太
后及魏主臨皇信堂引見王公太后令曰卿等以爲當存親以
毀令邪當滅親以明法邪羣臣皆言二王景穆皇帝之子宜蒙

矜恕太后不應魏主乃下詔稱二王所犯難恕而太皇太后追
惟高宗孔懷之恩且南安王事母孝謹聞於中外竝特免死削
奪官爵禁錮終身初魏朝聞植貪暴遣中散閭文祖詣長安察
之文祖受植賂爲之隱事覺文祖亦抵罪馮太后謂羣臣曰文
祖前自謂廉今竟犯法以此言之人心信不可知魏王曰古有
待放之臣卿等自審不勝貪心者聽辭位歸第宰官中散慕容
契進曰小人之心無常而帝王之法有常以無常之心奉有常
之法非所克堪乞從退黜魏主曰契知心不可常則知貪之可
惡矣何必求退遷宰官令契白曜之弟子也 秋七月丙寅魏
主如靈泉池 魏主使羣臣議久與齊絕今欲通使何如尚書
游明根曰朝廷不遣使者又築醴陽深入波境皆直在蕭蹟今
復遣使不亦可乎魏主從之八月乙亥遣兼負外散騎常侍邢

產等來聘 九月魏出宮人以賜北鎮人貧無妻者 冬十一月巳未魏安豐匡王猛卒 十二月丙子魏河東王苟頹卒 平南參軍顏幼明等聘於魏 魏以尚書令尉元爲司徒左僕射穆亮爲司空 豫章王嶷自以地位隆重深懷退素是歲啓求還第上令其世子子廉代鎮東府 太子詹事張緒領楊州中正長沙王晃屬用吳興聞人邕爲州議曹緒不許晃使書佐固請緒正色曰此是身家州鄉殿下何得見逼 侍中江敷爲都官尚書中書舍人紀僧眞得幸於上容表有士風請於上曰臣出自本縣武吏邀逢聖時階榮至此爲兒昏得苟昭光女即時無復所須唯就陛下乞作士大夫上曰此由江敷謝淪我不得措意可自詣之僧眞承旨詣敷登榻坐定敷顧命左右曰移吾牀遠客僧眞喪氣而退告上曰士大夫故非天子所命敷湛

通鑑二百二十六

十六

長山

之孫淪胄之弟也 柔然別帥吐呂勤帥衆降魏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三十六

面啓曰巴東王年少長史執之大急忿不思難故耳天子兒過
誤殺人有何大罪官忽遣軍西上人情惶懼無所不至僧靜不
敢奉敕上不荅而心善之乃遣衛尉胡諧之游擊將軍尹略中
書舍人茹法亮帥齋仗數百人詣江陵檢捕羣小敕之曰子響
若束手自歸可全其命以平南內史張欣泰爲諧之副欣泰謂
諧之曰今段之行勝旣無名負成竒恥彼凶狡相聚所以爲其
用者或利賞逼威無由自潰若頓軍夏口宣示禍福可不戰而
擒也諧之不從欣泰興世之子也諧之等至江津築城燕尾洲
子響白服登城頻遣使與相聞曰天下豈有兒反身不作賊直
是羸踈今便單舸還闕受殺人之罪何築城見捉邪尹略獨荅
曰誰將汝反父人共語子響唯灑泣乃殺牛具酒饌餉臺軍略
棄之江流子響呼茹法亮法亮疑畏不肯往又求見傳詔法亮

亦不遣且執錄其使子響怒遣所養勇士收集府州兵二千人
從靈溪西渡子響自與百餘人操萬鈞弩宿江隄上明日府州
兵與臺軍戰子響於隄上發弩射之臺軍大敗尹略死諧之等
單艇逃去上又遣丹楊尹蕭順之將兵繼至子響即日將白衣
左右三十人乘舴舺沿流赴建康太子長懋素忌子響順之之
發建康也太子密諭順之使早爲之所勿令得還子響見順之
欲自申明順之不許於射堂縊殺之子響臨死啓上曰臣罪踰
山海分甘斧鉞敕遣諧之等至音無宣旨便建旗入津對城南
岸築城守臣累遣書信呼法亮乞白服相見法亮終不肯羣小
懼怖遂致攻戰此臣之罪也臣此月二十五日束身投軍希還
天闕停宅一月臣自取盡可使齊代無殺子之譏臣免逆父之
謗旣不遂心今便命盡臨啓哽塞知復何陳有司奏絕子響屬

籍削爵土易姓蛸氏諸所連坐別下考論久之上遊華林園見一援透擲悲鳴問左右曰猿子前日墜崖死上思子響因嗚咽流涕茹法亮頗爲上所責怒蕭順之慙懼發疾而卒豫章王嶷表請收葬子響不許貶爲魚復侯子響之亂方鎮皆啓子響爲逆兗州刺史垣榮祖曰此非所宜言正應去劉寅等孤負恩獎逼迫巴東使至於此上省之以榮祖爲知言臺軍焚燒江陵府舍官曹文書一時蕩盡上大司馬記室南陽樂藹屢爲本州僚佐引見問以西事藹應對詳敏上悅用爲荊州治中敕付以脩復府州事藹繕脩廨舍數百區頃之咸畢而役不及民荆部稱之 九月癸丑魏太皇太后馮氏殂高祖勺飲不入口者五日哀毀過禮中部曹華陰楊椿諫曰陛下荷祖宗之業臨萬國之重豈可同匹夫之節以取僵仆羣下惶灼莫知所言且聖人之禮毀不滅性縱陛下欲自賢於萬代其若宗廟何帝感其言爲之一進粥於是諸王公等皆詣闕上表請時定北域及依漢魏故事并太皇太后終制旣葬公除詔曰自遭禍罰恍惚如昨奉侍梓宮猶希髣髴山陵遷厝所未忍聞冬十月王公復上表固請詔曰山陵可依典冊衰服之宜情所未忍帝欲親至陵所戊辰詔諸常從之具悉可停之其武衛之官防侍如法癸酉葬文明太皇太后于永固陵甲戌帝謁陵王公固請公除詔曰比當別叙在心已卯又謁陵庚辰帝出至思賢門右與羣臣相慰勞太尉丕等進言曰臣等以老朽之年歷奉累聖國家舊事頗所知聞伏惟遠祖有大諱之日唯侍送梓宮者凶服左右盡皆從吉四祖三宗因而無改陛下以至孝之性哀毀過禮伏聞所御三食不滿半溢晝夜不釋經帶臣等叩心絕氣坐不安席願

少抑至慕之情奉行先朝舊典帝曰哀毀常事豈足關言朝夕
食粥粗可支任諸公何足憂怖祖宗情專武略未脩文教朕今
仰稟聖訓庶習古道論時比事又與先世不同太尉等國老政
之所寄於典記舊式或所未悉且可知朕大意其餘古今喪禮
朕且以所懷別問尚書游明根高閭等公可聽之帝因謂明根
等曰聖人制卒哭之禮授服之變皆奪情以漸今則旬日之間
言及即吉特成傷理對曰臣等伏尋金冊遺旨踰月而葬葬而
即吉故於下葬之初奏練除之事帝曰朕惟中代所以不遂三
年之喪蓋由君上違世繼主初立君德未流臣義不洽故身襲
袞冕行即位之禮朕誠不德在位過紀足令億兆知有君矣於
此之日而不遂哀慕之心使情禮俱失深可痛恨高閭曰杜預
晉之碩學論自古天子無有行三年之喪者以爲漢文之制閭

與古合雖叔世所行事可承踵是以臣等悽悽干請帝曰竊尋
金冊之旨所以奪臣子之心令早即吉者慮廢絕政事故也羣
公所請其志亦然朕今仰奉冊令俯順羣心不敢闇默不言以
荒庶政唯欲衰麻廢吉禮朔望盡哀誠情在可許故專欲行之
如杜預之論於孺慕之君諒闇之主蓋亦誣矣祕書丞李彪曰
漢明德馬后保養章帝母子之道無可間然及后之崩葬不淹
旬尋已從吉然漢章不受譏明德不損名願陛下遵金冊遺令
割哀從議帝曰朕所以眷戀衰經不從所議者實情不能忍豈
徒苟免嗤嫌而已哉今奉終儉素一已仰遵遺冊但痛慕之心
事繫於予庶聖靈不奪至願耳高閭曰陛下既不除服於上臣
等獨除服於下則爲臣之道不足又親御衰麻復聽朝政吉凶
事雜臣竊爲疑帝曰先后撫念羣下卿等哀慕猶不忍除柰何

令朕獨忍之於至親乎朕今逼於遺冊唯望至暮雖不盡禮蘊結差申羣臣各以親踈貴賤遠近爲除服之差庶幾稍近於古易行於今高閭曰昔王孫裸葬士安去棺其子皆從而不違今親奉遺令而有所不從臣等所以頻煩干奏李彪曰三年不改其父之道可謂大孝今不遵冊令恐涉改道之嫌帝曰王孫士安皆誨子以儉及其遵也豈異今日改父之道殆與此殊縱有所涉甘受後代之譏未忍今日之請羣臣又言春秋烝嘗事難廢闕帝曰自先朝以來恒有司行事朕賴蒙慈訓常親致敬今昊天降罰人神喪恃想宗廟之靈亦輟歆祀脫行饗薦恐乖冥旨羣臣又言古者葬而即吉不必終禮此乃二漢所以經綸治道魏晉所以綱理庶政也帝曰旣葬即吉蓋季俗多亂權宜救世耳二漢之盛魏晉之興豈由簡略喪禮遺忘仁孝哉平日之

時公卿每稱當今四海晏安禮樂日新可以參美唐虞比盛夏商及至今日即欲苦奪朕志使不踰於魏晉如此之意未解所由李彪曰今雖治化清晏然江南有未賓之吳漠北有不臣之虜是以臣等猶懷不虞之慮帝曰魯公帶經從戎晉侯墨衰敗敵固聖賢所許如有不虞雖越紼無嫌而況衰麻乎豈可於晏安之辰豫念軍旅之事以廢喪紀哉古人亦有稱王者除衰而諒闇終喪者若不許朕衰服則當除衰拱默委政冢宰二事之中惟公卿所擇游明根曰淵默不言則大政將曠仰順聖心請從衰服太尉丕曰臣與尉元歷事五帝魏家故事尤諱之後三月必迎神於西禳惡於北具行吉禮自皇始以來未之或改帝曰若能以道事神不迎自至苟失仁義雖迎不來此乃平日所不當行況居喪乎朕在不言之地不應如此喋喋但公卿執奪

朕情遂成往復追用悲絕遂號慟羣官亦哭而辭出初太后忌
帝英敏恐不利於己欲廢之盛寒閉於空室絕其食三日召咸
陽王禧將立之太尉東陽王丕尚書右僕射穆泰尚書李冲固
諫乃止帝初無憾意唯深德丕等泰崇之玄孫也又有官者譖
帝於太后太后杖帝數十帝默然受之不自申理及太后歿亦
不復追問甲申魏主謁永固陵辛卯詔曰羣官以萬機事重屢
求聽政但哀慕纏綿未堪自力近侍先掌機衡者皆謀猷所寄
且可委之如有疑事當時與論決 交州刺史清河房法乘專
好讀書常屬疾不治事由是長史伏登之得擅權改易將吏不
令法乘知錄事房季文白之法乘大怒繫登之於獄十餘日登
之厚賂法乘妹夫崔景叔得出因將部曲襲州執法乘謂之曰
使君既有疾不宜煩勞囚之別室法乘無事復就登之求書讀

之登之曰使君靜處猶恐動疾豈可看書遂不與乃啓法乘心
疾動不任視事十一月乙卯以登之爲交州刺史法乘還至嶺
而卒 十二月己卯立皇子子建爲湘東王 初太祖以南方
錢少更欲鑄錢建元末奉朝請孔顛上言以爲食貨相通理勢
自然李悝云糴甚貴傷民甚賤傷農甚賤甚貴其傷一也三吳
國之關奧比歲時被水潦而糴不貴是天下錢少非穀賤此不
可不察也鑄錢之弊在輕重屢變重錢患難用而難用爲累輕
輕錢弊盜鑄而盜鑄爲禍深民所以盜鑄嚴法不能禁者由上
鑄錢惜銅愛工也惜銅愛工者意謂錢爲無用之器以通交易
務欲令質輕而數多使省工而易成不詳慮其爲患也夫民之
趨利如水走下今開其利端從以重刑是導其爲非而陷之於
死豈爲政歟漢興鑄輕錢民巧僞者多至元狩中始懲其弊乃

鑄五銖錢周郭其上下令不可磨取鉛而民計其費不能相償私鑄益少此不惜銅不受工之效也王者不患無銅乏工每令民不能競則盜鑄絕矣宋文帝鑄四銖至景和錢益輕雖有周郭而鎔冶不精於是盜鑄紛紜而起不可復禁此惜銅愛工之驗也凡鑄錢與其不衷寧重無輕自漢鑄五銖至宋文帝歷五百餘年制度未有廢興而不變五銖者明其輕重可法得貨之宜故也案今錢文率皆五銖異錢時有耳自文帝鑄四銖又不禁民剪鑿為禍既博鍾弊于今豈不悲哉晉氏不鑄錢後經寇戎水火耗散沈鏤所失歲多譬猶磨礮砥礪不見其損有時而盡天下錢何得不竭錢竭則士農工商皆喪其業民何以自存愚以為宜如舊制大興鎔鑄錢重五銖一依漢法若官鑄者已布於民便嚴斷剪鑿輕小破缺無周郭者悉不得行官錢細小

者稱合銖兩銷以為大利貧良之民塞姦巧之路錢貨既均遠近若一百姓樂業市道無爭衣食滋殖矣太祖然之使諸州郡大市銅炭會晏駕事寢是歲益州行事劉俊上言蒙山下有嚴道銅山舊鑄錢處可以經略上從之遣使入蜀鑄錢頃之以功費多而止 自太祖治黃籍至上謫巧者戎緣准各十年百姓怨望乃下詔自宋昇明以前皆聽復注其有謫役邊疆各許還本此後有犯嚴加翦治 長沙威王晃卒 吏部尚書王晏陳疾自解上欲以西昌侯鸞代晏領選手敕問之晏啓曰鸞清幹有餘然不諳百氏恐不可居此職上乃止 以百濟王牟大為鎮東大將軍百濟王 高車阿伏至羅及窮奇遣使如魏請為天子討除蠕蠕魏主賜以繡袴褶及雜綵百匹 九年春正月辛丑上祀南郊 丁卯魏主始聽政於皇信東室

詔太廟四時之祭薦宣皇帝起麩餅鴨臠孝皇后筍鴨卵高皇帝肉膾菹羹昭皇后茗糲炙魚皆所嗜也上夢太祖謂已宋氏諸帝常在太廟從我求食可別為吾致祠乃命豫章王妃庾氏四時祠二帝二后於清溪故宅牲牢服章皆用家人禮

臣光曰昔屈到嗜芟屈建去之以為不可以私欲干國之典況子為天子而以庶人之禮祭其父違禮甚矣衛成公欲祀相甯武子猶非之而況降祀祖考於私室使庶婦尸之乎 初魏

主召吐谷渾王伏連籌入朝伏連籌辭疾不至輒修洮陽泥和二城置戍兵焉二月乙亥魏枹罕鎮將長孫百年請擊二戎魏主許之 散騎常侍裴昭明散騎侍郎謝竣如魏弔欲以朝服行事魏主客曰弔有常禮何得以朱衣入凶庭昭明等曰受命本朝不敢輒易往返數四昭明等固執不可魏主命尚書李冲

選學識之士與之言冲奏遣著作郎上谷成淹昭明等曰魏朝不聽使者朝服出何典禮淹曰吉凶不相厭羔裘玄冠不以弔此童稚所知也昔季孫如晉求遭喪之禮以行今卿自江南遠來弔魏方問出何典禮行人得失何其遠哉昭明曰二國之禮應相準望齊高皇帝之喪魏遣李彪來弔初不素服齊朝亦不以為疑何至今日獨見要逼淹曰齊不能行亮陰之禮踰月即吉彪奉使之日齊之君臣鳴玉盈庭貂璫曜目彪不得主人之命敢獨以素服廁其間乎皇帝仁孝侔於有虞執親之喪居廬食粥豈得以此方彼乎昭明日三王不同禮孰能知其得失淹曰然則虞舜高宗皆非邪昭明竣相顧而笑曰非孝者無親何可當也乃曰使人之來唯齎袴褶此既戎服不可以弔唯主人裁其弔服然違本朝之命返必獲罪淹曰使彼有君子卿將命

得宜且有厚賞若無君子卿出而光國得罪何傷自當有良史書之乃以衣帽給昭明等使服以致命己丑引昭明等入見文武皆哭盡哀魏主嘉淹之敏遷侍郎賜絹百匹昭明駟之子也

始興簡王鑑卒

三月甲辰魏主謁永固陵夏四月癸亥朔

設薦於太和廟魏主始進蔬食追感哀哭終日不飯侍中馮誕等諫經宿乃飯甲子罷朝夕哭乙丑復謁永固陵魏自正月不雨至于癸酉有司請祈百神帝曰成湯遭旱以至誠致雨固不在曲禱山川今普天喪恃幽顯同哀何宜四氣未周遽行祀事唯當責躬以待天譴甲戌魏負外散騎常侍李彪等來聘爲之置燕設樂彪辭樂且曰主上孝思罔極興墜正失去三月晦朝臣始除衰經猶以素服從事是以使臣不敢承奏樂之賜朝廷從之彪凡六奉使上甚重之將還上親送至琅邪城命羣臣

通鑑二二二

九

五

賦詩以寵之

己卯魏作明堂改營太廟

五月己亥魏主更

定律令於東明觀親決疑獄命李冲議定輕重潤色辭旨帝執筆書之李冲忠勤明斷加以慎密爲帝所委情義無間舊臣貴戚莫不心服中外推之乙卯魏長孫百年攻洮陽泥和二戎克之俘三千餘人丙辰魏初造五輅六月甲戌以尚書左僕射王奐爲雍州刺史丁未魏濟陰王鬱以貪殘賜死秋閏七月乙丑魏主謁永固陵己卯魏主詔曰烈祖有創業之功世祖有開拓之德宜爲祖宗百世不遷平文之功少於昭成而廟號太祖道武之功高於平文而廟號烈祖於義未允朕今奉尊烈祖爲太祖以世祖顯祖爲二祧餘皆以次而遷八月壬辰又詔議養老及禋于六宗之禮先是魏常以正月吉日於朝廷設幕中置松栢樹設五帝座而祠之又有採策之祭帝皆以

為非禮罷之戊戌移道壇於桑乾之陰改曰崇虛寺乙巳帝引見羣臣問以禘祫王鄭之義是非安在尚書游明根等從鄭中書監高閭等從王詔園立宗廟皆有禘名從鄭禘祫并為一祭從王著之於令戊午又詔國家饗祀諸神凡一千二百餘處今欲減省羣祀務從簡約又詔明堂太廟配祭配享於斯備矣白登崞山鷄鳴山廟唯遣有司行事馮宣王廟在長安宜救雍州以時供祭又詔先有水火之神四十餘名及城北星神今園立之下既祭風伯雨師司中司命明堂祭門戶井竈中雷四十神悉可罷之甲寅詔曰近論朝日夕月皆欲以二分之一日於東西郊行禮然月有餘閏行無常準若一依分日或值月於東而行禮於西序情即理不可施行昔祕書監薛謂等以為朝日以朔夕月以朏卿等意謂朔朏二分何者為是尚書游明根等請用

通鑑二二二二十七

十

今名

朔朏從之丙辰魏有司上言求卜祥日詔曰筮日求吉既乖敬事之志又違永慕之心今直用晦日九月丁丑夜帝宿于廟帥羣臣哭已帝易服縞冠革帶黑履侍臣易服黑介幘白絹單衣革帶烏履遂哭盡乙夜戊子晦帝易祭服縞冠素紕白布深衣麻繩履侍臣去幘易帽既祭出廟帝立哭久之乃還 冬十月魏明堂太廟成 庚寅魏主謁永固陵毀瘠猶甚司空穆亮諫曰陛下祥練已闋號慕如始王者為天地所子為萬民父母未有子過哀而父母不戚父母憂而子獨悅豫者也今和氣不應風旱為災願陛下襲輕服御常膳鑾輿時動咸秩百神庶使天人交慶詔曰孝悌之至無所不通今飄風旱氣皆誠慕未濃幽顯無感也所言過哀之咎諒為未衷十一月己未朔魏主禫於太和廟袞冕以祭既而服黑介幘素紗深衣拜陵而還癸亥冬

至魏主祀園丘遂祀明堂還至太和廟乃入甲子臨太華殿服
通天冠絳紗袍以饗羣臣樂縣而不作丁卯服袞冕辭太和廟
帥百官奉神主遷于新廟 乙亥魏大定官品戊戌考諸牧守
魏假通直散騎李彪等來聘 魏舊制羣臣季冬朝賀服袴
褶行事謂之小歲丙戌詔罷之 十二月壬辰魏遷社於內城
之西 魏以安定王休為太傅齊郡王簡為太保 高麗王璉
卒壽百餘歲魏主為之制素委貌布深衣舉哀於東郊遣謁者
僕射李安上策贈太傅謚曰康孫雲嗣立 乙酉魏主始迎春
於東郊自是四時迎氣皆親之 初魏世祖克統萬及姑臧獲
雅樂器服工人並存之其後累朝無留意者樂工浸盡音制多
亡高祖始命有司訪民間曉音律者議定雅樂當時無能知者
然金石羽旌之飾稍壯麗於往時矣辛亥詔簡置樂官使脩其

職又命中書監高閭參定 初晉張斐杜預共注律三十卷自
泰始以來用之律文簡約或一章之中兩家所處生殺頓異臨
時斟酌吏得為姦上留心法令詔獄官詳正舊注七年尚書刪
定郎王植集定二注表奏之詔公卿八座參議考正音陵王子
良摠其事衆議異同不能壹者制旨平決是歲書成廷尉山陰
孔稚珪上表以為律文雖定苟用失其平則法書徒明於表裏
冤魂猶結於獄中竊尋古之名流多有法學今之士子莫肯為
業縱有習者世議所輕將恐此書永淪走吏之手矣今若置律
助教依五經例國子生有欲讀者策試高第即加擢用以補內
外之官庶幾士流有所勸慕詔從其請事竟不行 初林邑王
范陽邁世相承襲夷人范當根純攻奪其國遣使獻金篋等物
詔以當根純為都督緣海諸軍事林邑王 魏冀州刺史咸陽

王禧入朝有司奏冀州民三千人稱禧清明有惠政請世胙冀州魏主詔曰利建雖古未必今宜經野由君理非下請以禧爲司州牧都督司豫等六州諸軍事 初魏文明太后寵任官者略陽苻承祖官至侍中知都曹事賜以不死之詔太后殂承祖坐賊應死魏主原之削職禁錮於家仍除悖義將軍封佞濁子月餘而卒承祖方用事親姻爭趨附以求利其從母楊氏爲姚氏婦獨否常謂承祖之母曰姊雖有一時之榮不若妹有無憂之樂姊與之衣服多不受彊與之則曰我夫家世貧美衣服使人不安不得已或受而埋之與之奴婢則曰我家無食不能飼也常著弊衣自執勞苦承祖遣車迎之不肯起彊使人抱置車上則大哭曰爾欲殺我由是苻氏內外號爲癡姨及承祖敗有司執其二姨至殿廷其一姨伏法帝見姚氏姨貧弊特赦之

李惠之誅也思皇后之昆弟皆死惠從弟鳳爲安樂王長樂主簿長樂坐不軌誅鳳亦坐死鳳子安祖等四人逃匿獲免遇赦乃出旣而魏主訪舅氏存者得安祖等皆封侯加將軍旣而引見謂曰卿之先世再獲罪於時王者設官以待賢才由外戚而舉者季世之法也卿等旣無異能且可還家自今外戚無能者視此後又例降爵爲伯去其軍號時人皆以爲帝待馮氏太厚待李氏太薄太常高閭嘗以爲言帝不聽及世宗尊寵外家乃以安祖弟興祖爲中山太守追贈李惠開府儀同三司中山公諡曰莊

十年春正月戊午朔魏主朝饗羣臣於大華殿懸而不樂 己未魏主宗祀顯祖於明堂以配上帝遂登靈臺以觀雲物降居青陽左个布政事自是每朝依以爲常散騎常侍庾革等聘於

魏魏主使侍郎成淹引革等於館南瞻望行禮辛酉魏始以太
祖配南郊魏主命羣臣議行次中書監高閭議以為帝王莫不
以中原為正統不以世數為與奪善惡為是非故桀紂至虐不
廢夏商之歷厲惠至昏無害周晉之錄晉承魏為金趙承晉為
水燕承趙為木秦承燕為火秦之既亡魏乃稱制立朔且魏之
得姓出於軒轅臣愚以為宜為土德祕書丞李彪著作郎崔光
等議以為神元與晉武往來通好至于拓穆志輔晉室是則司
馬祚終於邲鄢而拓跋受命於雲代昔秦并天下漢猶比之共
工卒繼周為火德況劉石苻氏地褊世促魏承其弊豈可捨晉
而為土邪司空穆亮等皆請從彪等議壬戌詔承晉為水德祖
申臘辰 甲子魏罷租課 魏宗室及功臣子孫封王者衆乙
丑詔自非烈祖之胄餘王皆降為公公降為侯而品如舊蠻王
相誕亦降為公唯上黨王長孫觀以其祖有大功特不降丹楊
王劉昶封齊郡公加號宋王魏舊制四時祭廟皆用中節丙子
始詔用孟月擇日而祭 以竟陵王子良領尚書令 魏主毀
太華殿為太極殿二月戊子徙居永樂宮以尚書李冲領將作
大匠與司空穆亮共營之 辛卯魏罷寒食饗甲午魏主始朝
日于東郊自是朝日夕月皆親之丁酉詔祀堯於平陽舜於廣
寧禹於安邑周公於洛陽皆令牧守執事其宣尼之廟祀於中
書省丁未改謚宣尼曰文聖尼父帝親行拜祭魏舊制每歲祀
天於西郊魏主與公卿從二千餘騎戎服遶壇謂之踰壇明日
復戎服登壇致祀已又遶壇謂之遶天三月癸酉詔盡省之
辛巳魏以高麗王雲為督遼海諸軍事遼東公高句麗王詔雲
遣其世子入朝雲辭以疾遣其從叔升干隨使者詣平城 夏

四月丁亥朔魏班新律令大赦 辛丑豫章文獻王嶷卒贈假
黃鉞都督中外諸軍事丞相喪禮皆如漢東平獻王故事嶷性
仁謹廉儉不以財賄爲事齋庫失火燒荊州還資評直三千餘
萬主局各杖數十而已疾篤遺令諸子曰才有優劣位有通塞
運有貧富此自然之理無足以相陵侮也上哀痛特甚父之語
及嶷猶歔歔流涕嶷卒之日第庫無見錢上敕月給嶷第錢百
萬終上之世乃省 五月己巳以晉陵王子良爲揚州刺史

魏文明太后之喪使人告於吐谷渾吐谷渾王伏連籌拜命不
恭羣臣請討之魏主不許又請還其貢物帝曰貢物乃人臣之
禮今而不受是棄絕之彼雖欲自新其路無由矣因命歸洮陽
泥和之俘秋七月庚申吐谷渾遣其世子賀虜頭入朝于魏詔
以伏連籌爲都督西垂諸軍事西海公吐谷渾王遣兼負外散

騎常侍張禮使於吐谷渾伏連籌謂禮曰曩者宕昌常自稱名
而見謂爲大王今忽稱僕又拘執使人欲使偏師往問何如禮
曰君與宕昌皆爲魏藩比輒興兵攻之殊違臣節離京師之日
宰輔有言以爲君能自知其過則藩業可保若其不悛禍難將
至矣伏連籌默然 甲戌魏遣兼負外散騎常侍廣平宋弁等
來聘及還魏主問弁江南何如弁曰蕭氏父子無大功於天下
旣以逆取不能順守政令苛碎賦役繁重朝無股肱之臣野有
愁怨之民其得没身幸矣非貽厥孫謀之道也 八月乙未魏
以懷朔鎮將陽平王頤鎮北大將軍陸叡皆爲都督督十二將
步騎十萬分爲三道以擊柔然中道出黑山東道趣土盧河西
道趣侯延河軍過大磧大破柔然而還 初柔然伏名敦可汗
與其叔父那蓋分道擊高車阿伏至羅伏名敦屢敗那蓋屢勝

國人以那蓋為得天助乃殺伏名敦而立那蓋號候其伏代庫者可汗改元大安 魏司徒尉元大鴻臚卿游明根累表請老魏主許之引見賜元玄冠素衣明根委貌青紗單衣及被服雜物等而遣之魏主親養三老五更於明堂己酉詔以元為三老明根為五更帝再拜三老親袒割牲執爵而饋肅拜五更且乞言焉元明根勸以孝友化民又養國老庶老於階下禮畢各賜元明根以步挽車及衣服祿三老以上公五更以元卿 九月甲寅魏大序昭穆於明堂祀文明太后於玄室辛未魏主以文明太后再眷哭於永固陵左終日不輟聲凡二日不食甲戌辭陵還永樂宮 武興氏王楊集始寇漢中至白馬梁州刺史陰智伯遣軍主栢盧奴陰冲昌等擊破之俘斬數千人集始走還武興請降于魏辛巳入朝于魏魏以集始為南秦州刺史漢中郡侯武興王 冬十月甲午上殷祭太廟 庚戌魏以安定王休為大司馬特進馮誕為司徒誕熙之子也 魏太極殿成十二月司徒參軍蕭琛范雲聘於魏魏主甚重齊人親與談論顧謂羣臣曰江南多好臣侍臣李元凱對曰江南多好臣歲一易主江北無好臣百年一易主魏主甚慙 上使太子家令沈約撰宋書疑立表粲傳審之於上上曰表粲自是宋室忠臣約又多載宋世祖太宗諸鄙瀆事上曰孝武事迹不容頓爾我昔經事明帝卿可思諱惡之義於是多所刪除 是歲林邑王范陽邁之孫諸農帥種人攻范當根純復得其國詔以諸農為都督緣海諸軍事林邑王 魏南陽公鄭義與李冲昏姻冲引為中書令出為西兗州刺史在州貪鄙文明太后為魏主納其女為嬪徵為秘書監及卒尚書奏諡曰宣詔曰蓋棺定諡激揚清

濁故何曾雖孝良史載其繆醜賈充有勞直士謂之荒公義雖
宿有文業而治闕廉清尚書何乃情遺至公愆違明典依謚法
博聞多見曰文不勤成名曰靈可贈以本官加謚文靈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三十七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三十八

勅編集

齊紀四

昭陽作
靈一年

世祖武皇帝下

永明十一年春正月以驃騎大將軍王劭則為司空鎮軍大將軍陳顯達為江州刺史顯達自以門寒位重每遷官常有愧懼之色戒其子勿以富貴陵人而諸子多事豪侈顯達聞之不悅子休尚為郢府主簿過九江顯達曰麈尾蠅拂是王謝家物汝不須捉此即取於前燒之 初上於石頭造露車三千乘欲步道取彭城魏人知之劉昶數泣訴於魏主乞處邊戍招集遺民以雪私恥魏主大會公卿於經武殿以議南伐於淮泗間大積

通鑑二百三十八

馬芻上聞之以右衛將軍崔慧景為豫州刺史以備之 魏遣

負外散騎侍郎邢巒等來聘巒穎之孫也 丙子文惠太子長

懋卒太子風韻甚和上晚年好遊宴尚書曹事分送太子省之

由是威加內外太子性奢靡治堂殿園囿過於上宮費以千萬

計恐上望見之乃傍門列脩竹凡諸服玩率多僭侈啓於東田

起小苑使東宮將吏更番築役營城包巷彌亘華遠上性雖嚴

多布耳目太子所為人莫敢以聞上嘗過太子東田見其壯麗

大怒收監作主帥太子皆藏之由是大被誚責又使嬖人徐文

景造輦及乘輿御物上嘗幸東宮忽忽不暇藏輦文景乃以佛

像內輦中故上不疑文景父陶仁謂文景曰我正當掃墓待喪

耳仍移家避之後文景竟賜死陶仁遂不哭及太子卒上履行

東宮見其服玩大怒敕有司隨事毀除以竟陵王子良與太子

善而不啓聞并責之太子素惡西昌侯鸞嘗謂子良曰我意中殊不喜此人不解其故當由其福薄故也子良爲之救解及鸞得政太子子孫無遺焉 二月魏主始耕藉田於平城南 雍州刺史王奐惡寧蠻長史劉興祖收繫獄誣其構扇山蠻欲爲亂敕送興祖下建康奐於獄中殺之詐云自經上大怒遣中書舍人呂文顯直問將軍曹道剛將齊仗五百人收奐救鎮西司馬曹虎從江陵步道會襄陽奐子彪素凶險奐不能制長史殷叡奐之壻也謂奐曰曹呂來旣不見真敕恐爲姦變正宜錄取馳啓聞耳奐納之彪輒發州兵千餘人開庫配甲仗出南堂陳兵閉門拒守奐門生鄭羽叩頭啓奐乞出城迎臺使奐曰我不作賊欲先遣啓自申正恐曹呂輩小人相陵藉故且閉門自守耳彪遂出與虎軍戰兵敗走歸三月乙亥司馬黃瑤起寧蠻長

史河東裴叔業於城內起兵攻奐斬之執彪及弟爽弼殷叡皆伏誅彪兄融琛死於建康琛弟祕書丞肅獨得脫奔魏 夏四月甲午立南郡王昭業爲皇太孫東宮文武悉改爲太孫官屬以太子妃琅邪王氏爲皇太孫太妃南郡王妃何氏爲皇太孫妃妃戢之女也 魏太尉丕等請建中宮戊戌立皇后馮氏后熙之女也魏主以白虎通云王者不臣妻之父母下詔令太師上書不稱臣入朝不拜熙固辭 光城蠻帥征虜將軍田益宗帥部落四千餘戶叛降于魏 五月壬戌魏主宴四廟子孫於宣文堂親與之齒用家人禮 甲子魏主臨朝堂引公卿以下決疑政錄囚徒帝謂司空穆亮曰自今朝廷政事日中以前卿等先自論議日中以後朕與卿等共決之 丙子以宜都王鏗爲南豫州刺史先是廬陵王子卿爲南豫州刺史之鎮道中戲

部伍爲水軍上聞之大怒殺其典籤以鏗代之子卿還第上終身不與相見襄陽蠻首雷婆思等帥戶千餘求內徙於魏魏人處之河北魏主以平城地寒六月雨雪風沙常起將遷都洛陽恐羣臣不從乃議大舉伐齊欲以脅衆齋於明堂左个使太常卿王謚筮之遇革帝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吉孰大焉羣臣莫敢言尚書任城王澄曰陛下弈葉重光帝有中土今出師以征未服而得湯武革命之象未爲全吉也帝厲聲曰繇云大人虎變何言不吉澄曰陛下龍興已久何得今乃虎變帝作色曰社稷我之社稷任城欲沮衆邪澄曰社稷雖爲陛下之有臣爲社稷之臣安可知危而不言帝久之乃解曰各言其志夫亦何傷旣還宮召澄入見逆謂之曰嚮者革卦今當更與卿論之明堂之忿恐人人競言沮我大計故以聲色怖文武耳

想識朕意因屏人謂澄曰今日之舉誠爲不易但國家興自朔土徙居平城此乃用武之地非可文治今將移風易俗其道誠難朕欲因此遷宅中原卿以爲何如澄曰陛下欲卜宅中土以經略四海此周漢之所以興隆也帝曰北人習常戀故必將驚擾柰何澄曰非常之事故非常人之所及陛下斷自聖心彼亦何所能爲帝曰任城吾之子房也六月丙戌命作河橋欲以濟師秘書監盧淵上表以爲前世承平之主未嘗親御六軍決勝行陳之間豈非勝之不足爲武不勝有虧威望乎昔魏武以弊卒一萬破袁紹謝玄以步兵三千摧苻秦勝負之變決於須臾不在衆寡也詔報曰承平之主所以不親戎事者或以同軌無敵或以懦劣偷安今謂之同軌則未然比之懦劣則可恥必若王者不當親戎則先王制革輅何所施也魏武之勝蓋由仗順

苻氏之敗亦由失政豈寡必能勝衆弱必能制彊邪丁未魏主
講武命尚書李冲典武選 建康僧法智與徐州民周盤龍等
作亂夜攻徐州城入之刺史王玄邈討誅之 秋七月癸丑魏
立皇子恂爲太子 戊午魏中外戒嚴發露布及移書稱當南
伐詔發揚徐州民丁廣設召募以備之中書郎王融自恃人地
三十內望爲公輔嘗夜直省中撫案歎曰爲爾寂寂鄧禹笑人
行逢朱雀折開喧湫不得進搥車壁歎曰車前無八駟何得稱
丈夫竟陵王子良愛其文學特親厚之融見上有北伐之志數
上書獎勸因大習騎射及魏將入寇子良於東府募兵拔融寧
朔將軍使典其事融傾意招納得江西僉楚數百人並有幹用
會上不豫詔子良甲仗入延昌殿侍醫藥子良以蕭衍范雲等
皆爲帳內軍主戊辰遣江州刺史陳顯達鎮樊城上慮朝野憂
遑力疾召樂府奏正聲伎子良日夜在內太孫間日參承戊寅
上疾亟薨絕太孫未入內外惶懼百僚皆已變服王融欲矯詔
立子良詔草已立蕭衍謂范雲曰道路籍籍皆云將有非常之
舉王元長非濟世才視其敗也雲曰憂國家者唯有王中書耳
衍曰憂國欲爲周召欲爲管仲邪雲不敢荅及太孫來王融戎
服絳衫於中書省閣口斷東宮仗不得進頃之上復蘇問太孫
所在因召東宮器甲皆入以朝事委尚書左僕射西昌侯鸞俄
而上殂融處分以子良兵禁諸門鸞聞之急馳至雲龍門不得
進鸞曰有敕召我排之而入奉太孫登殿命左右扶出子良指
麾部署音響如鍾殿中無不從命融知不遂釋服還省歎曰公
誤我由是鬱林王深怨之遺詔曰太孫進德日茂社稷有寄子
良善相毗輔思弘治道內外衆事無大小悉與鸞參懷共下意

尚書中事職務根本悉委右僕射王晏吏部尚書徐孝嗣軍旅之略委王劼則陳顯達王廣之王玄邈沈文季張瓌薛淵等世相留心政事務摠大體嚴明有斷郡縣久於其職長吏犯法封刃行誅故永明之世百姓豐樂賊盜屏息然頗好遊宴華靡之事常言恨之未能頓遣鬱林王之未立也衆皆疑立子良口語喧騰武陵王暉於衆中大言曰若立長則應在我立嫡則應在太孫由是帝深憑賴之直閤周奉叔曹道剛素為帝心膂並使監殿中直衛少日復以道剛為黃門郎初西昌侯鸞為太祖所愛鸞性儉素車服儀從同於素士所居官名為嚴能故世祖亦重之世祖遺詔使晉陵王子良輔政鸞知尚書事子良素仁厚不樂世務乃更推鸞故遺詔云事無大小悉與鸞參懷子良之志也帝少養於子良妃袁氏慈愛甚著及王融有謀遂深忌子良

良大行出太極殿子良居中書省帝使虎賁中郎將潘敞領二百人仗屯太極西階以防之既成服諸王皆出子良乞停至山陵不許王午稱遺詔以武陵王暉為衛將軍與征南大將軍陳顯達並開府儀同三司尚書左僕射西昌侯鸞為尚書今太孫詹事沈文季為護軍癸未以晉陵王子良為太傅蠲除三調及衆逋省御府及無用池田邸治減關市征稅先是蠲原之詔多無事實督責如故是時西昌侯鸞知政恩信兩行衆皆悅之

魏山陽景桓公尉元卒。魏主使錄尚書事廣陵王羽持節安撫六鎮發其突騎丁亥魏主辭永固陵己丑發平城南伐步騎三十餘萬使太尉丕與廣陵王羽留守平城並加使持節羽曰太尉宜專節度臣正可為副魏主曰老者之智少者之決汝無辭也以河南王幹為車騎大將軍都督關右諸軍事又以司空

穆亮安南將軍盧淵平南將軍薛胤皆爲幹副衆合七萬出子
午谷胤辯之曾孫也 鬱林王性辯慧美容止善應對哀樂過
人卅祖由是愛之而矯情節詐陰懷鄙慝與左右羣小共衣食
同卧起始爲南郡王從竟陵王子良在西州文惠太子每禁其
起居節其用度王密就富人求錢無敢不與別作鑰鉤夜開西
州後閣與左右至諸營署中淫宴師史仁祖侍書胡天翼相謂
曰若言之二宮則其事未易若於營署爲異人所毆及犬物所
傷豈直罪止一身亦當盡室及禍年各七十餘生寧足吝邪數
日間二人相繼自殺二宮不知也所愛左右皆逆加官爵疏於黃
紙使囊盛帶之許南面之日依此施行侍太子疾及居喪憂容
號毀見者嗚咽裁還私室即歡笑酣飲常令女巫楊氏禱祀速
求天位及太子卒謂由楊氏之力倍加敬信旣爲太孫卅祖有
疾又令楊氏禱祀時何妃猶在西州卅祖疾稍危太孫與何妃
書紙中央作一大喜字而作三十六小喜字繞之侍卅祖疾言
發淚下卅祖以爲必能負荷大業謂曰五年中一委宰相汝勿
措意五年外勿復委人若自作無成無所多恨臨終執其手曰
若憶翁當好作遂殂大斂始畢悉呼卅祖諸伎備奏衆樂即位
十餘日即收王融下廷尉使中丞孔稚珪奏融險躁輕狡招納
不逞誹謗朝政融求援於竟陵王子良子良憂懼不敢救遂於
獄賜死時年二十七初融欲與東海徐勉相識每託人召之勉
謂人曰王君名高望促難可輕襲衣裾俄而融及禍勉由是知
名太學生會稽魏準以才學爲融所賞融欲立子良準鼓成其
事太學生虞羲丘國賓竊相謂曰竟陵才弱王中書無斷敗在
眼中矣及融誅召準入舍人省詰問惶懼而死舉體皆青時人

以爲膽破 壬寅魏主至肆州見道路民有跛眇者停駕慰勞給衣食終身大司馬安定王休執軍士爲盜者三人以徇於軍將斬之魏主行軍遇之命赦之休不可曰陛下親御六師將遠清江表今始行至此而小人已爲攘盜不斬之何以禁姦帝曰誠如卿言然王者之體時有非常之澤三人罪雖應死而因緣遇朕雖違軍法可特赦之旣而謂司徒馮誕曰大司馬執法嚴諸君不可不慎於是軍中肅然 臣光曰人主之於其國譬猶一身視遠如視邇在境如在庭舉賢才以任百官修政事以利百姓則封域之內無不得其所矣是以先王黜曠塞耳前旒蔽明欲其廢耳目之近用推聰明於四遠也彼廢疾者宜養當命有司均之於境內今獨施於道路之所遇則所遺者多矣其爲仁也不亦微乎況赦罪人以撓有司之法尤非人君之體也

通鑑二日三十一

人續

惜也孝文魏之賢君而猶有是乎 戊申魏主至并州并州刺史王襲治有聲跡境內安靜帝嘉之襲教民多立銘置道側虛稱其美帝聞而問之襲對不以實帝怒降襲號二等 九月壬子魏遣兼負外散騎常侍勃海高聰等來聘 丁巳魏主詔車駕所經傷民秋稼者畝給穀五斛 辛酉追尊文惠太子爲文皇帝廟號世宗 世祖梓宮下渚帝於端門內奉辭輶輅車未出端門亟稱疾還內裁入閣即於內奏胡伎鞞鐸之聲響震內外丙寅葬武皇帝於景安陵廟號世祖 戊辰魏主濟河庚午至洛陽壬申詣故太學觀石經 乙亥鄧至王像舒彭遣其子舊朝于魏且請傳位於舊魏主許之 魏主自發平城至洛陽霖雨不止丙子詔諸軍前發丁丑帝戎服執鞭乘馬而出羣臣稽顙於馬前帝曰廟筭已定大軍將進諸公更欲何云尚書

李冲等曰今者之舉天下所不願唯陛下欲之臣不知陛下獨行音何之也臣等有其意而無其辭敢以死請帝大怒曰吾方經營天下期於混壹而卿等儒生屢疑大計斧鉞有常卿勿復言策馬將出於是安定王休等並慇勤泣諫帝乃諭羣臣曰今者興發不小動而無成何以示後朕世居幽朔欲南遷中土苟不南伐當遷都於此王公以爲何如欲遷者左不欲者右安定王休等相帥如右南安王桢進曰成大功者不謀於衆今陛下苟輟南伐之謀遷都洛邑此臣等之願蒼生之幸也羣臣皆呼萬歲時舊人雖不願內徙而憚於南伐無敢言者遂定遷都之計李冲言於上曰陛下將定鼎洛邑宗廟宮室非可馬上行遊以待之願陛下暫還代都俟羣臣經營畢功然後備文物鳴和鸞而臨之帝曰朕將巡省州郡至鄴小停春首即還未宜歸北

乃遣任城王澄還平城諭留司百官以遷都之事曰今日眞所謂革也王其勉之帝以羣臣意多異同謂衛尉卿鎮南將軍于烈曰卿意如何烈曰陛下聖略淵遠非愚淺所測若隱心而言樂遷之與戀舊適中半耳帝曰卿旣不唱異即是肯同深感不言之益使還鎮平城曰留臺庶政一以相委烈栗磳之孫也先是北地民支酉聚衆數千起兵於長安城北石山遣使告梁州刺史陰智伯秦州民王廣亦起兵應之攻執魏刺史劉藻秦雍閒七州民皆響震衆至十萬各守堡壁以待齊救魏河南王幹引兵擊之幹兵大敗支酉進至咸陽北濁谷穆亮與戰又敗陰智伯遣軍主席德仁等將兵數千與相應接酉等進向長安盧淵薛胤等拒擊大破之降者數萬口淵唯誅首惡餘悉不問獲酉廣並斬之冬十月戊寅朔魏主如金墉城徵穆亮使與尚

書李冲將作大匠董爾經營洛都已卯如河南城乙酉如豫州
癸巳舍于石濟乙未魏解嚴設壇於滑臺城東告行廟以遷都
之意大赦起滑臺宮任城王澄至平城衆始聞遷都莫不驚駭
澄援引古今徐以曉之衆乃開伏澄還報於滑臺魏主喜曰非
任城朕事不成 壬寅尊皇太孫大妃為皇太后立妃為皇后
癸卯魏主如鄴城王肅見魏主如鄴陳伐齊之策魏主與之
言不覺促席移晷自是器遇日隆親舊貴臣莫能間也魏主或
屏左右與肅語至夜分不罷自謂君臣相得之晚尋除輔國將
軍大將軍長史時魏主方議興禮樂變華風凡威儀文物多肅
所定 乙巳魏主遣安定王休帥從官迎家於平城 辛亥封
皇弟昭文為新安王昭秀為臨海王昭粲為永嘉王 魏主築
宮於鄴西十一月癸亥徙居之 御史中丞江淹劾奏前益州
刺史劉悛梁州刺史陰智伯贓貨巨萬皆抵罪初悛罷廣司二
州傾貲以獻世祖家無留儲在益州作金浴盆餘物稱是及鬱
林王即位悛所獻減少帝怒收悛付廷尉欲殺之西昌侯鸞救
之得免猶禁錮終身悛勗之子也



